

60-1273



12005012727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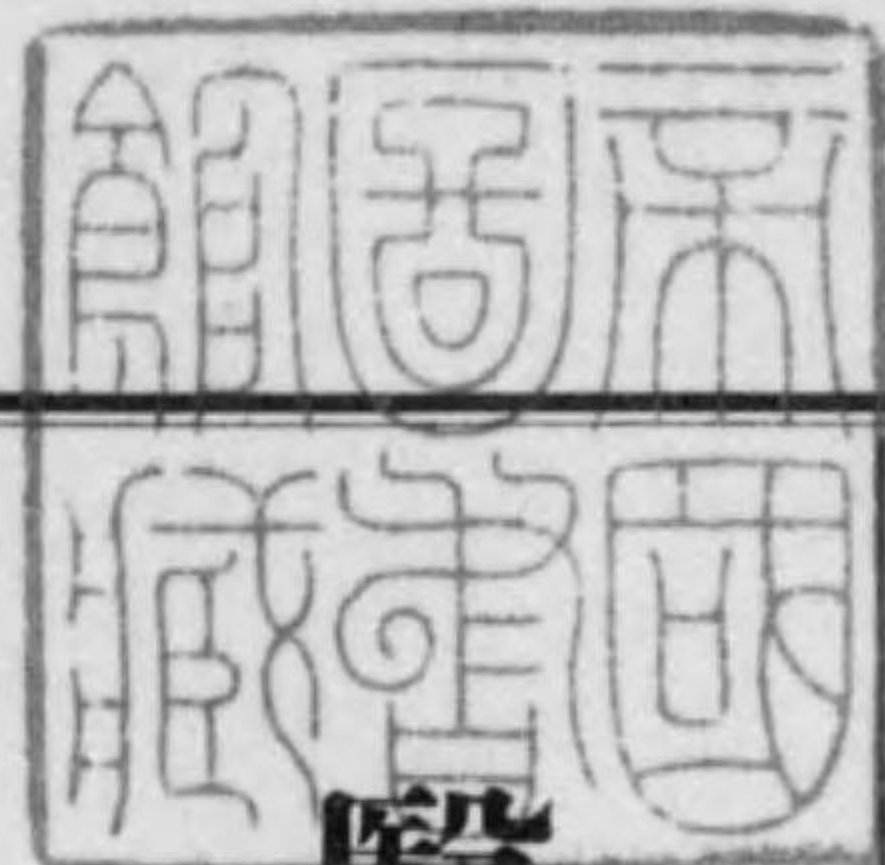
73



始



多紀元胤編



醫
籍
考

第七卷



東京國本出版社

60-1273



醫籍考卷六十三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 四十一

喻氏昌寓意州

六卷

四庫全書提要作一卷

存

自序曰聞之醫者意也一病當前先以意為運量後乃經之以法緯之以方內經所謂微妙在有意者是也醫孰無意而淺深詠是柄鑿詠是徑庭詠是而病機之安危倚伏莫不詠是意之凝釋剖判荒茫顧不危耶大學誠意之功在格致而其

辨尤嚴於欺慊之兩途蓋以殺機每隨於陰幽而生機恆苞於粹白莊周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萬一肺腑能語升墮可憐先儒人鬼關之辨精矣昌謂醫事中之欺慊即衆人之人鬼關也奈何世之業醫者輒艷而緝儒傷之誦讀無窮者輒徒而言鑿究竟無主之衷二三雜採醫與儒之門兩無當也未其拔類者長沙一人而已代有詰人然比之仙釋則寥寥易於指數豈非以小道自隘莫逾三氏淵源乎夫人生驅光逐景偶影同遊欣慨交心況於生死安危忍懷僥倖甚苦著物也何以不格昭昭者知也何以不致惟虛惟無萌於太素者意也何以不誠格一物即致一知尚恐逐物求知乃終日

動病不知病爲何物而欲望其意之隨舉隨當也不亦難乎昌於此道無他長但自少至老耳目所及之病無不靜氣微心呼喚與會始化吾身爲病身負影隻立而呻吟愁毒恍惚而來既化我心爲病心苟見其生實欲其可而頭骨腦髓捐之不惜僅多黍折治少精詳蚤已內炤他病未痊我身先瘵淵明所謂斯情無假以故不能廣及然求誠一念多於生死輪上寂寂披迴不知者謂昌從紙上得之夫活法在人豈紙上所能與耶譬之兵法軍機馬上且不能得況於紙上妄說孫吳但令此心勤密在先冥冥之下神挺自領適年先議病後用藥如射者引弓預定的之高下其後不失亦自可觀

何必剗腸滌肺乃稱奇特哉不揣欲通歷名封大彰其志不謂一身將老世態日紛三年之久不鳴一邑幸值諫議白臣胡老先生建言歸里一切條舉悉從朝廷起見卽副之一得微長并蒙格外引契參定俚案之近理者命名寓意州捐貲付梓其欲使四方周覽之士大破成局同心慈痛以登斯民於壽域而爲聖天子中興燮理之一助云然則小試寓意豈易易能哉

醫門法律

六卷

存

自序曰醫之爲道大矣醫之爲任重矣中上之醫千里百年目未易覩最上之醫天下古今指未易屈世之言醫者何夥耶恃聰明者師心傲物擇焉不精雖曰屢中其失亦屢守門庭者畫馬不入自室當機縱未敗事已咎在誤時工和僻者心粗識劣驚險絕根偶墮其術已慘同嬰刃病者苦醫之聚訟盈庭具曰予聖濟者售偽者售圓滑者售而以其身命爲嘗試醫者苦病之毫釐千里動輒顛躓方難憑脈難憑師傳難憑所以人之身命爲嘗試所以人之有生水火刀兵禽獸王法所傷殘不若疾厄之廣人之有死天魔外道餓鬼畜類之苦趣不若地獄之慘醫以心之不明術之不明習爲揆

牢籠病者遂至舉世共成一大格套遮天蔽日造出地獄遍
滿鐵圍山界其因果彰彰如也經以無明為地獄種子重
重黑暗無絲脫度豈不哀哉闔也閉目茫然惟見其暗然見
暗不可謂非明也野岸漁燈荒村螢照一隙微明舉以點綴
醫門十年黷汶擬定法律為率由坦道聊以行其佛事其然
微明而洗發黃岐仲景之大明明眼得此閉門造車出門合
轍自能立於無過即沒見寡聞苟知因果不昧敬慎存心日
引月伸以此炤其膽破其昏而漸充其識本地風光參前倚
衡亦何愚而不朗徹也耶昌苟性光明流之筆墨足以昭
示學人胡不自激鬚眉藏府中吟優游几席充滿烜天赫地

耀古輝今之量直與黃岐兩光攝合宣揚妙義頃刻無欠無
餘乃日弄精靈向棘栗蓬中葛藤窠裏與音賢校短論長為
五十步百步之走路頭差別莫此為甚發刻之稿凡十易已
刻之板凡四更唯恐以凡人知見雜揉聖神知見敗絮補尊
美錦然終不能免也其於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雜證多門
彈一生力補不能盡補即彈千生力補之不能盡補從可推
也途窮思返斬絕意識直截歸禪通身汗下險矣險矣尚敢
漫言殊途同歸也哉此重公案僕可補乃補之身煩治十五
年上元吉西昌喻昌嘉言老人時年七十有四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喻昌撰昌既著尚論篇發明傷寒之

理又取風寒暑濕燥火六氣及諸雜證分門別類以成是編
每門先冠以論次為法次為律法者治療之術運用之機律
者明著醫之所以先而判定其罪如折獄然蓋古來醫書惟
著病源治法而多不及施治之先即有辨明舛誤者亦僅偶
然附論而不能條條備摘其咎昌此書乃專為庸醫誤人而
作其分別疑似既深明毫釐千里之謬使臨證者不敢輕嘗
其挾摘瑕庇併使執不寒不熱不補不瀉之方苟且依違遷
延致變者皆無所遁其情狀亦可謂思患預防深得利人之
術者矣後附寓意草一卷皆其所治醫案冠論二篇一曰
先議病後用藥一曰與門人定議病證次為治驗六十二條

音

皆反復推論務闡明審證用藥之所以然較各家醫案俱足
言某病用某藥者亦極有發明足資開悟焉

潘氏輯醫燈續焰

二十卷

存

潘楫曰本文計二千六百四十言凡六百六十句原名四言
脈訣乃宋南康紫虛隱君崔嘉彥希範所撰明新州月池子
李言聞子郁刪補之更名四言舉要其間脈證病因始俱但
無註釋則讀者不知其所從來反增繁惑庚寅春因及門之
請乃鼓志為釋不敢旁引外書唯首遵靈素次仲景傷寒金

區下及張朱劉李諸賢論有精純明確者採之亦不敢以辭
害意并妄入臆說如意與理微則設喻形容各擬履錯辨務令
恍然在目豁然開心至若文之拙字之俚在所勿論也因借
更名醫燈續燭尚俟高明者鑒教之

杭州府志曰潘楫字碩甫號鄧林少以孝悌聞實樂都市中
人以韓伯休目之受業者數百輩觀其器宇即識為潘門弟
子始楫以兄善病特往師王紹隆終日視脈和藥洞極深
隱通於神明著醫燈續燭大有功于世

祝氏登元心醫集

六卷

存

自序曰人之藥有十其初未始不病而其後遂為病所不侵
靜坐去妄想一也獨處寡色慾二也隨遇甘澹薄三也作事
不使人疑四也行善不求人知五也同居正士相與無邪
人六也有財便思施處藥益知危七也多觀經史無鄙陋之
病少用穢謀寡陷穽之設八也以不自病肢體必無大憂終
苟自豐飲食皆成妙藥九也原無自作之孽始可言數言天
具有不朽之神寧必問脩問短十也人之病亦有十其初可
不藉藥而其後遂非藥所能及自用不用人一也聽正不聽
醫二也信命不信藥三也重財不重命四也一日數易醫五

也小病即着怡篤病不着意六也與兒女為苟全之策不與君子言受病之由七也病經歲月不急尋針石危在旦夕猶情擾身家八也終得生機使圖旨口畧有起色輒負醫流九也好奇言鬼神之事而不加敬如用本草諸書而不深知十也太上以德其次服藥夫至服藥亦甚不得已矣高醫不可數遇醫理可以講求予究以有年往往遇疑證投藥立效其理有為諸書所未明其方又即眾醫所吳曉但察脈獨與故者功自異耳固紀其證與其驗并著其方以公之世昔順治庚寅孟春龍丘祝登元始寫父書於曠曠居

洪氏正之醫衡

六卷

存

周亮工曰歛人洪參岐以醫名吾梁著有醫衡王雷臣為

復刻之類古堂藏書集

劉氏點證治百問蘇州府志作證治石鏡錄

四卷

存

唐起哲序曰百問一書昔默生劉先生所著昔瑞疑問是也先生家世武林受業於繆仲醇先生明季時來寓蘇郡之吳趨坊活人甚眾名震當時吳越縉紳先生靡不式敬晚年頗厭

耐接於鼎興順治丙申間遂閉關養靜於所居之青瑤軒門
人劉紫谷葉其輝諸兄以先生有獨得之秘慮其失傳而無
以示後也於是因疑進問因問有答發明經旨剖析疑義筆
之於書三載成帙名之曰青瑤疑問蓋先生真積力久一生
所得出自心裁絕不掇拾前人一字因古今氣運之盛衰人
生賦稟之厚薄故論證則變通經義投劑則不執古方皆因
時制宜折衷允當者也予與故友紫谷其輝兩兄以黃氏同
門之誼得見是書併悉其由予固誦之久矣每嘆先生諸友
門不能為先生身梓傳世以廣仁人之用心徒藏之以為財
後不傳之秘惜哉乃於浙賈書航忽得是書雖易名為證治

百問而書則一字不異始知有海鹽臨初石子寶愛是書而
藉督學劉公以梓行於世者也自是先生之功永垂不朽矣
所可惜者實火欬嗽之一證遺而不全作者之名隱而弗著
於是書不無缺焉然觀其序曰百問一書未悉初自何手又
云書成或有為石子稱功者石子不自居而曰亦惟歸其功
於作是書之人噫比之剽竊人書冒為己作以欺世者石子
可不謂君子人歟予不敏於默翁先生未經親炙而私淑之
久矣今將以原本補其所遺併表先生之姓氏與紫谷其輝
兩兄所以成先生之書者告以於世使知其所自云康熙己
巳孟夏茂苑唐起哲謹識

翟氏良醫學子啓蒙彙編

六卷

存

古方講意

未見

說統

未見

按右見孫廷銓沁亭文集翟先生醫書序

鄭氏三山醫家烟戒

未見

徐枋序曰吳門鄭氏受業于李垣為帶下醫尚矣傳至三山先生而克大厥緒能弘其道博覽無不通病者毋論老幼男女沈痼疾一經診治其病如失故先生足跡所至趨之若鶩正如秦越人操術以歷試諸國隨俗濟時不名一家也如是者垂五十年其所全濟者無算矣而先生猶慨然曰噫是能起吾藥之所及不能起吾藥之所不及是能治病者而不能治病者則吾所濟者快而所救者未也夫醫之所治病道少所以術不精而嘗試與術精矣而操心不仁其害皆足以殺人乃輯秦漢以來醫家事蹟凡降祥殃摶於影響者勒為一書名曰醫家烟戒將使作善者資其津梁作不善者澆為

殷鑒不亦偉乎吾聞一醫之良全活千萬人先生此書出而
 勸戒學者昭示來茲是皆天下後世之醫而出于良也不將
 胥天下後世而躋之仁壽之域哉嗟乎仁人用心其利溥矣
 昔嚴君平隱居卜筮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
 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依于忠各
 因勢導之以善而人已默受其福是寓其教于卜者也若先
 生者豈非醫教而與人為善者耶

居易堂集

華氏自達 尊經集

二卷

未見

九江府志曰華自達號喬石德化文學也天性篤孝其父質
 字公患痔手調飲食侍寢處者六年凡中帟廁胸之見必躬
 自浣濯少間即致志於醫醫質字公之心法也得自達闡明
 之而益顯所著有尊經集上下二傳蓋岐黃之論為典誤以
 上之書古奧幽深非淺見薄識者所能通曉時則王九達有
 素問靈樞合類之編慮其割裂顛倒尊經之旨亦孟氏不得
 已之心嘗著論外感如陰陽升降之候傳變順逆之機經
 絡上下之屬論內傷如標本從違之數虛實補瀉之功寒熱
 溫涼之理無不井分條貫問里爭論之當道聞其名召之絕
 不應曰我為老諸生數十年村戶息奈何以方伎飾面目

向人耶然貧苦無告者不召輒往治之病已且數數以瘰肉
餽東門有孤貧麻妣患癰痛楚飲食復不繼自達聞之往診
曰高年正氣虛邪氣實不攻邪正氣無以自存遂進敗毒散
五劑癰得消日送飲食兼服補劑而愈業履岑樂休者患頭
痛體弱病久百藥無靈自達診之曰脈微數實火也誤以質
弱早投補劑故留而不去耳急進涼膈散一服而痊有丐者
患腫脹自達召至與以飲食煎茵陳五苓散飲之半晌小腹
脹痛不可忍橫出怨言復強飲溫水酒一壺溺如湧泉臥具
盡濕腫立消調以啓脾丸半月而痊其醫類此皆詳載尊經
集後醫案中頃治初醫學乏人蕭國柱舉以自代周太守瑛

敦請之不就晚得劇疾倉卒易質附身之具一未備初留數
日從容問曰事畢否草率與具即起索筆硯咸謂當有遺言
乃伸紙疾書曰生平無所得惟此兩三壺一朝帶不去撒手
隨丈虛擲筆而逝

俞氏堅醫傳子慎術

未見

嘉定縣志曰俞堅字心一居北城曾祖瑛祖都世有隱德父
琳精堪輿術堅品行方正少學醫於隱士金沙鉉常起危疾
每慮藥性多偏小不謹輒致害人者醫學慎術以發明其
旨

顧氏闕名燕皇醫案

未見

毛奇齡序曰倉公受扁鵲之書于公乘陽慶遂其家居漢帝嘗其治病所驗者記之于冊此後人醫案所自始也顧治十得九世難其人浸假得失平參世必好舉其所失而略其所得况淳湛湯液因循取驗其得失原無成形安能歷考其所得而為之記之雲間顧先生不然先生以經義治四門學作選人京師藉藉聞先生善醫其家居時每醫人有成績稱聖儒其為聲在崔長史李慶嗣上姑請召之而先生亦復以郎舍岑寂即應召往顧京師多官私醫萃天下之能醫者而儼

于其間自給事內廷以至跣跣幸舍者比比而是即有詔召問按驗亦別有給事在左右者而先生非具人也然而所至輒起亦且有醫藥已病之狀書之成帙夫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夫人而知之先生平讀書講道治舉子之學原不能挾陰陽之精調燮補助而即其試仕方州驟膺民物其張弛激揚亦何能展我欲為而有如呼吸之間就人之死生轉旋俄頃以與造物者爭其權度此亦吾儒施濟一快事也若夫其按可驗則予之家人已列其一如薄憂女子者又何怪焉西河

合集

余氏元及用藥心法

未見

莘希閔序曰余舉業之暇喜讀岐黃書喜與岐黃家言言人
 人殊其學有據依不為夸言欺世者莫如外舅余元度先生
 先生之言曰治病之法在望問聞切切以探其內之情望聞
 問以盡其外之形情隱而形顯故望聞問較先于切今人喜
 言切脈而畧于對證者蔽也先生之學傳自異人鏡機子治
 病百無悞嘗語余病一而證之變凡幾證一而候之變凡幾
 識其證審其候而後可以用藥余既盡聞其證候諸變說退
 疏其言成帙竊謂可盡乎人之病矣盡乎吾藥之法矣名
 曰用藥心法寫二帙一授兒嘉一授從弟廷綠閣集

王氏夢蘭 秘方集驗

二卷

存

自序畧曰近世方術之秘者多矣但秘無不驗驗何取乎秘
 而世之人始因秘求驗繼因驗反秘即出而公世者最不秘
 矣時慮其或驗或不驗又不能集所屢驗以盡去所未驗於
 是則益秘驗者不即驗此予之因有是役也曰秘方者秘則
 傳人所不傳也曰集驗者驗則試人所屢試也不秘不驗者
 概置不集集必秘秘必驗秘必驗者始命諸梓以廣其傳仁
 和醒菴主人王夢蘭敬題

秘者

蔣氏示吉鸞宗說約

六卷

存

自序曰余年十二先母周夫人見背先君子居輔公杜門讀書道義自許口不道阿堵字以故家貧甚嘗寄食子佩舅氏家舅氏撫教有加焉於時明發有懷因思生戚遂造大病每於誦讀之暇間覽方書先君子遂謂小子曰汝有意於此乎古人不得為良相每願良醫蓋良相良醫其功正相等耳果能精之則可以自療并可以療人亦內典所自利利他之道也予拜訓之下深謝不敏長而遭滄桑之變尋跡於官隆

陽人有疾者按方加減與之所投輒效因而叩戶求方者殆無虛日竊思古人陳案雖各臻其妙然論多方難未易窺測不免揚朱之嘆故於晨窓之几究心靈素博涉群書斟酌盡善成山居述四卷有論有方有經有變頗備苦心但力綿不克就梓久置度閣今年春偶公庭叔過齋頭見而閱之謂曰汝有此而不與人共之不亦同於懷寶迷知者乎且汝先子之言具在顧其忘諸予益唯唯謝不敏長夏無事因於山居迹中簡其要者為主方隨證加減一證一方以見其常如減附論以通其變編為俚句名曰說約庶幾崇岐黃者得會歸之源去煩苦之失耳若曰從此活人功與調元者等則

予豈敢康熙二年夏四月古吳自了漢將示吉仲芳氏識

山居迹

四卷

未見

醫意高

一卷

存

醫宗小補

九卷

未見

通醫外治

一卷

存

尤乘序魯曰先生乃周忠介公從外孫世居景江因母氏而遷金閶桐涇一曲時應病家之請往來松浙間默契往聖之神訪異人之指授臨證已多活人無算囊中懷醫宗小補九卷首重法次論方一法可治衆病一病亦具諸法實醫素之階梯後學之指南也復撰通醫外治一卷頭面手足九竅皮毛之疾俱能不藥而愈余喟然嘆曰用心之密學問之博有如此乎治病如治國用藥如用兵湯丸服餌內攻也敷熨

等法外應也以此攻疾何疾不瘳嗚呼白駒易過紆金拖紫
回草木腐者多矣先生立此不朽之業豈僅為大江以南一
人而已哉余固知其非尋常人也

朱氏鳳台醫學集要

九卷

存

張氏竹石資蒙醫徑

三卷

存

引曰夫醫者意也呼吸操生死之權用藥仔病人之命迹

窮而心不慎者可乎余歷驗焉倘臨證意忽則負病人弗沒
也何者凡際視證貴在當機有一故活幾未有活幾不之贖
而能起沈痾之病司斯術者盍自問焉得述之窮乎得臨證
之意乎得病脈之符乎得虛實之準乎得輕重之量乎得生
死之訣乎對病者得自心之無疑乎失神天得自心之無愧
乎試自歷問吾斯能信敢當仁心仁術之權是操三折其肱
也右神虛不宜補益者火盛不宜導泄者痰盛不宜行吐者
咳喘不宜止嗽者患疼不宜止痛者麻木不宜疏風者噦嘔
不宜止吐者失血不宜止血者感冒不宜表汗者腹脹不宜
消導者病在上而不宜降者病在下而不宜升者病在緩而

急醫者病在亟而緩醫者有脈不符病者有病不投藥者有服藥而不愈者有不服藥而自愈者如此情弊不可不察神虛不宜補益者邪盛雖虛而患神火盛不宜導泄者火激而愈熾痰盛不宜行吐者氣逆而痰生欬喘不宜止咳者嗽止而肺斂疼痛而不宜止痛者遏氣而弗伸麻木不宜疏風者耗血而生痺噦嘔不宜止吐者瀝病而收脾失血而不宜止血者痰積而成癆感冒而不宜表汗者氣弱而防危腹脹而不宜消導者謹嚴而利胃病在上而不宜降者防毒而入臟病在下而不宜升者恐毒而升提病在緩而急醫者防後變證病在急而緩醫者峻藥難支有脈不符病者臨病未細有

病而不投藥者自及其醫有服藥而不愈者病人神短有不藥而自愈者遭際庸醫究竟今之術士不檢自之心病而濫醫人之身病謂濫芋軒岐無怪其不明典籍也書囊松篁之繁使今人難於述趨習房猶無習也非吾儒考試而後可以拔萃起群不佞雅難得夢中之境界將生平所得之術著以成卷蒙神人目之曰資蒙醫徑是排遣難畏七錐以消狂門永日門徒遂爾錄梓敢曰於岐黃為有小補噫與其不學無術能讀此資蒙醫徑詎有救人之命乎醫者意也苟得其意則臨證變化而取効者之謂神吾不知其罵我罪我者若許

矣

程氏林即得方

未見

右侗序曰吾友蔣虎臣太史嘗著蔣說其所鈔禁方居十之五皆世所不經見者予既竒而錄之復詰之曰子之方其得之傳聞乎其有所試乎蔣子笑曰吾非有所試也往予善病多從人乞方以方告者日來予喜其說之可以救人也故筆之于書其驗與不驗則未可知也予曰若然則自成其為蔣方而已夫學琴之子必出牙曠之門學書之子必入鍾王之室然使拊弦而忘勾剔握管而誤波戈不過發溺人之一笑而無傷焉若學醫人費而可以請嘗試乎幸子之未學醫而



人或不予信也于是蔣子笑而止新安程雲來先生予聞其名而未識也及門周雨三携其所輯即得方示予將持以行而命一言予非越人惡知醫意然發其書而讀之大約羅古人已驗之方而擇其尤簡易者程子于此道三折肱矣述而不作其慎如是且慮窮鄉逆旅寒暑蒼黃未能蓄著文於三年未緩和于千里故以是書懸之肘後撮在目前事半功倍其術至良其心亦至苦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予雖未敢決其方之必驗與否然如先生自言不出戶庭立可奏效雖有參差于病無損則誠哉篤論也予既以告周子周子請益予戲語之曰昔范武子有疾從張湛求方湛授以六物用損讀

書一減患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且晚起五夜早眠六范
一服而愈此亦吾家即効方也幸以此復程先生書成當郵
寄將子將子且听然而笑曰尤子欺予哉如此方者吾又將
筆之將說也 西堂雜俎二集

醫暇危言

未見

尤侗序曰新安程雲來先生嘗輯即得方予既序而行之矣
居久之復出醫暇危言示予予讀而笑曰嘻夫醫安得暇哉
世所謂名醫吾知之矣且起而納謁者屨滿戶馬入其室問
其疾各投以藥而去其士大夫以折簡邀者則登名于版曰

中而食肩輿而出望門而止候主人之顏色酬酢未畢索筆
定案以授使者歸而謀之弟子俾參劑焉抵暮而返則藥囊
果然矣其為小兒醫者晝居不出昏夜叩人之門戶秉燭一
視疾趨而去若驛傳之速漏盡始休或要于路或候于門皆
喜其來而恨其晚也其下醫竊慕之雖病者之有無多寡未
可知往往乘車從僕招搖過市窮日之力而後已見者詫之
曰夫夫也忙甚必名醫也醫安得暇乎哉先生曰唯唯否否
醫而不暇何以為醫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是故以志一之
以氣輔之以理持之以神守之寂而通之息而游之此豈汲
汲遑遑所能治乎夫治病猶治兵也樂鉞之稱晉師曰好以

暇金鼓方急使攝飲焉鄢陵所以勝也諸葛之羽扇謝艾之
 胡床蔡邕之投壺安石之賭墅皆暇也予之治病亦如是矣
 或謂先生既暇當著問難之書何取乎庖言蓋聞之許子醫
 者意也意之所解不可言傳故先生即得方述而不作也若
 其庖言籠天地羅萬物沈洋縱恣于堅白同異之說不言醫
 醫通富烏劉輪之說通于讀書解牛之旨進于養生觀庖言
 則問難思過半矣周禮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
 三次之十失四為下未有即得者先生之即得先生之暇為
 之也夫 西堂雜組二集

胡氏具重醫約先規

未見

醫門博要

未見

急救危證簡便驗方

二卷

存

急救危證簡便驗方續集

二卷

存

自序畧曰予不敏自髫年誦讀之餘即嗜軒岐之學竊嘗

其要旨約其治法，纂為醫約先規，而又博涉群書，挹其精英，名曰醫門博要。尚有未竣，行將次第登刊。就正有道，姑先梓急救危證，簡便驗方，以便貧乏而濟倉卒。一時仁人君子，業蒙鑒賞，但尚有遺珠，兼以新得，暨向來所得奇秘諸方，與夫輕緩諸證，但割愛姑置，未遑詳載。恐當檢用之時，致有遺漏之嗟。茲集乃補其未備，續其全貂。公其秘密，如入寶山，任其取用，不更恂快也哉。因值力綿，未能續梓。鄧翁仲貞，修長者行，勇于為善，且無倦心。復與謀之翁，毅然曰：「記有云：『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子之所快，即予之所快，亦即世人之所共快也。其施又烏谷已已，復同張翁，令儀助資，剞劂與前方，茲廣

其傳，其廓然大公之心，痾瘼一體之念，吾于兩翁親見之矣，亦何幸焉。

陳氏謨神驗單方

一卷

存

羅氏美古今名醫方論

四卷

未見

古今名醫彙粹

八卷

存

徐文明序畧曰本朝康熙乙卯年間有新安羅東美先生當代之名賢也著作頗多惜乎不能撥行於世流傳惟有古今名醫方論四卷古今名醫彙粹八卷其方論四卷久已登之東果嘉惠後學矣而彙粹八卷抄本係文之祖遺家傳珍秘是書李子靈素二經證以病情而彙集之也此乃先生苦心評定者又慈谿柯韻伯先生所參校可謂濟世之深後醫學之精髓也思夫學問乃天下公共之事豈可私于一己而秘之于家者也用是于嘉慶己未年仲春商之于陶氏栢筠堂鐫板流傳以公同好庶幾習是業者得以究其精微相期進

平堂奧也云

亡名氏跋曰澹生先生姓羅名美新安人喬居虞山以名儒而兼習岐黃術生平制述甚富惟名醫方論一書已刊布人間是書皆彙集前賢精蘊純一而不流於詭異非手眼俱到者採取曷能盡善焉庚辰春得之友人齋頭故喜欲繕寫無如何踈惰之至迨辛巳之秋七月告成特是舛錯頗多雖略為較正終不免魯魚亥豕之譏善讀書者領畧其意味而尋繹之則可笑

按是書抄本亦八卷有亡名氏跋寬政丁巳先子得之長崎鎮臺平賀氏先子曰是當乾隆中人所錄據此文

則羅名美字澹生刻本單稱東美先生似是別字

高氏鼓峯醫家心法已仕編作四明心法

一卷已仕編作三卷

存

胡珏序曰浙中精于醫學者有二高子居錢唐者曰士宗先生居四明者曰鼓峯先生余志學時慕士宗先生之名欲受業其門迫于貧不果每得其著述不厭研究以為私淑之益洎後聞鼓峯先生所言多奇論治病多奇中則又心竊願見之而不獲一晤其人以為恨乙巳春越溪玉謙中來為余言鼓峯醫術當代少有出其右者且以其所著醫家心法示余

余深喜數十年景企之私一旦得讀其書不啻見其人何快如之及披閱終編見其用心似欲出前人意表而修辭不免紕繆于軒岐仲景心竊異之鼓峯之奇乃如是歟何所見與所聞之不同也夫天下之理莫不本于正何有于奇意主于奇則索隱行怪而惑世欺人之言出未有不悖聖賢之道者讀鼓峯之書而想其平日之所言所行時出于奇者亦約畧可見較之士宗之持身整飭應事周慎而其著述與而可則者不相徑庭歟不揣鄙陋就其書中不合于軒岐正義者妄為糾正爰以濟世之心切也鼓峯而心存乎濟世者諒不以予言為吹索也夫雍正三年歲次乙巳嘉平既望錢塘胡

珽念庵氏識

四明醫案

一卷

存

呂氏東莊醫案

一卷

存

按潛邨楊乘六雲峰合以上三書及西塘感症凡四種
增以評點題曰己任編

醫籍考卷六十三

醫籍考卷六十四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四十二

郭氏志遠痧脹玉衡書

三卷

存

王庭序曰憶昔癸未秋余在燕都其時疫病大作患者胸膈
稍滿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數千竟不知所名有海昌明經劉
君見之曰此痧也挑之以鍼血出病隨手愈於是城中悍而
就醫者亦日以千計皆得愈而去頃之證變而為嗽甚輕

不半日隨斃時李君已出都有知者曰此亦痧也用前法挑之亦隨愈矣余時目擊其事歸而與知醫者言之平疑信文半無何則吾鄉挑痧之法盛行矣先是鄉人有糞穢感痧劇用錢物蘸油而刮及此多用挑然行之大都婦人以故為名醫者不道及考諸醫書古時未有論及後人稍有青筋之說仍略而不詳因而求人之信者少疑者益多用藥之方遂置之不論人不幸犯是證無得全者噫是可憫也友人古陶郭君明理讀書旁搜醫學見近之患痧者日益衆而治病者不聞乃精心殫思推原於小兒痧疹之理兼求之古方多有不言痧而見痧之意者且驗之諸所救療無或爽因以自信遂

發願廣之天下後世為百千萬人命之救者有玉衡一書右陶之心切矣右陶之功大矣右陶嘗言痧本無定脈凡脈與所患之證不相應者即為痧之脈痧亦無定證或感風感食感勞感疫而以本證治之不效者皆為痧之證為立之方使知遵也為記之驗使知信也後以藥性終之使知用之有宜不宜不與他證同也右陶治痧之法於是書半全而世人將讀其書以治痧兼以治右陶之所不及治右陶之心於是大快雖不欲居其功功又安歸哉余既見痧之事又信右陶之說敢為之言雖然不足為愚者道也康熙十四年乙卯重陽日

朱氏鴻雪方便書

十卷

未見

錢朝陽序曰宇內書籍莫尊於聖經賢傳其次百家著述者切於民生日用者無如醫故秦火之厄神農岐黃之編得與壁經俱存自後醫書之廣不下八百餘家即白首其業者尚不能遍覽况不為醫者哉吾虞朱子若瑛貧士也心存利濟選古今名醫經驗單方集為方便書十卷救急須知一卷凡有疾者不必求醫不必市藥信手拈來立可奏效且一覽了然賢愚共曉家藏一冊則人可為醫謂之方便詢不誣矣昔

陸羽著茶經王績著酒經俱足不朽然未若是編之有益於民生也喜為之序昔康熙十六年三月初日

方便書補遺

一卷

存

救急須知

一卷

未見

張氏勇方以類聚

五十卷目錄一卷

存

自序曰余善病且連年同諸將士以野為家以幕為室其間
風寒暑濕加之饑飽勞役何非病因也則藥所必需豈敢以
未達輕試則本草綱目所必需即以其中所附方酌而用之
頗獲效每惜散見查核為難適際休沐臯蘭病忽劇其需方
藥為尤切因念人之遇病也皆猶是矣尋恙遂命類而聚之
群而分之始知綱目收方味不多而為力專直入之功也其
有安臥床蓐孝子順孫之環侍又以落落晨星嘗而進之采
則準繩諸書多方調護之劑所以需先為不可數義也因益
之不辨病名不明病因則方難用故剪截諸論而條列之且

削原方泛濫及譽詞慮厭達人目也能於五十卷內會其間而
備運用一心則危害承制之理亦在是 卽依靈素諸家五
運六氣一作癘觀未必不如周禮不可行井田不可復適足
以壞人證身康熙十六年重陽日關中飛熊氏題

余金曰靖逆度張勇字飛熊國初定鼎卽仗劍出關未見英
王王大奇之提督甘肅知吳三桂將反命子雲翼問道入都
首發其姦聖祖親解御袍賜之功成後謚襄壯相傳其封公
夢夏度孳而生度薨後葬墳墟地得夏度一碑碣亦奇事
也 熙朝新語

按先子曰飛熊氏未詳何人自序稱連年同諸將士以

野為家以幕為宇知是武職而非醫家也近閱黎士
弘託素齋集有贈將軍張飛熊詩當是其人

王氏胡萬全備急方

一卷

存

自序曰庚申夏秋之交江南涵源為災饑饉載塗繼以疫癘
大師相聞府慕公既以蠲賑得請於朝復大施方藥以療民疾
所全活者以億萬計上洋書君綠巖聞而謂余曰我聞病有
萬端藥亦千變今聞府以一方療眾疾亦有說乎余應之曰
丹溪有言矣雜合之病當以雜合之法治之今江南所患正

天行雜合之法治之今江南所患正天行雜合病也似瘧非
瘧似痢非痢治以雜合則生治以瘧痢則死聞府所傳信有
本矣綠巖又曰是方也獨不可以療眾疾乎余又應之曰一
方療眾疾者天行病也一方療一病者正病也治天行者不
可以治正病猶之治正病者不可以治天行苟不明乎十劑
之宜八方之制而欲執古方以治今病未必一一能治人也
雖然余聞夫窮僻之鄉貧窶之子與夫梯山航海之客一旦
有疾不能猝致良醫不能猝求良藥非委命庸工即束手視
斃以此大枉甚矣間嘗上稽農經下考仲景以來二百七十
餘家之書知天地生一物即有一性生民有一病即有一治

大抵山居知木濕居知草漁佃者如飛走蟲魚如油煎可以引髮蛇蘇子可以吐雞雛鷓鴣殺益獺懸辟尸之類凡耳目間仰取俯拾何物非藥何藥無治莫必生而神靈始能遇物辨性身試百毒後乃按藥已病哉所以昔賢如孫思邈張文仲張雞峯各有隨身備急方以救世備急云者法取經藥品從簡易也余於編輯傷寒雜證全書之暇以其緒餘亦手錄備急方八百餘首另爲一編名曰萬全備急方其間錄其功必表其過用其正間收其奇方則宜於貧賤者多宜於富貴者少藥則得之山野者多得之市肆者少蓋富貴之家市肆之地易致良醫易求良藥於備急之義無所取爾也然是書

也或一證數方或一藥數治雖曰小方合之而即爲大方雖曰奇方兩之而即爲偶方又重之而即爲複方惟在用藥者神而明之則長沙河間東垣丹溪諸大家俱可變化於八百方矩矱之中豈特區區備急云爾哉綠巖始躍然起曰聞府幕公身爲師相以仁政佐國家活萬民今子身爲布衣亦出名方活人無算良相良醫地不同也而心同有如是乎是書也請爲君梓之余謝不敏曰君言過矣君以好生爲德是書也余輯之君梓之苟以是爲好生錄則君與余共之可也他則何敢因序其問答以弁於簡端皆康熙十有九年菊月中浣吳縣東臯王樹謹序

萬全備急續方

一卷

存

跋曰予備急初編成於庚申之冬刻期告竣以應我綠巖先生救世活人之請殊未愜予懷也次年復從吳下白門惠羅坊刻舊本有似葛洪肘后滄寮百一者數家翻覆簡閱去其雷同舛謬更得名方四百餘則彙而觀之庶可以悉病情窮藥用矣遂錄而呈之綠巖先生先生能以覺言諸書醫衆生心更能以是書醫衆生病是亦當今之五地菩薩乎癸亥春仲平浣王珣謹跋

雜證圖機

未見

按右見于嘉定縣志

沈氏類病機彙編

十八卷

存

蘇州府志曰沈頌字明仲顯弟以醫擅名品行高雅士論重之

馬氏做印機草

一卷

存

馬師津梁

八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馬元儀撰元儀蘇州人是編前有雍正壬子汪濬天序稱元儀受學於雲間李士材西昌喻嘉言士材李仲梓之字嘉言喻昌之字二人皆國初人則元儀著書當在康熙初矣其曰馬師津梁者蓋元儀門人姜惠吾傳其鈔本濬天追題此名非其本目也所論多原本舊元大抵謹守繩尺不敢放言高論亦不能有所發明所載諸方或與

所論不甚符如中風一門既知病由內虛不屬外邪而附方仍多驅風滌痰一切峻利之藥知其亦見寒醫寒見熱醫熱隨時補救之技非神明其意運用自如者矣

蕭氏^堯醫學經論全集

一百三十卷

未見

蕭壘曰醫學經論全集凡八種雜證八十卷傷寒八卷幼科雜證八卷痘疹十卷方論八卷本草八卷脈學四卷統彙經編而各自分帙女科八卷其一也全書共得一百三十四卷云女科經論凡例

汪氏瑠醫意不執方

未見

榕石見于李逢春傷寒論辯證廣註跋

張氏志聰侶山堂類辯

二卷

存

自序曰余家齊山之陰我嶺之麓有石壘焉紛出余因其屹然立者植之為峰塊然枵者依之為岡峭然削洞然谷者綴之為曲屈為深窈就其上築數椽而南則構軒臨其山客有訪余者望其蒨蔚陰秀咸低徊留之擬冷泉風况焉余日坐

卧軒中幾三十年凡所著述悉于此中得之去冬素問成漸次問世偶慨嘆曰既闡聖緒仍任習訛譬比例瀾等同鷗泛爰是錯綜盡蘊參伍考詳隨類而辯起焉雖然惡乎辯哉夫天下有理所同者同無容辯夫天下有理所異者異亦無容辯即天下有理之同而勿為理之所異理之異而或為理之所同者同中異異中同又無容辯惟是理之同矣而同者竟若異理之異矣而異者竟勿同同之不可為異異之不可為同又何容無辯辯之而使後世知其同即知其所以異矣知其異即知其所以同矣知其同不為異異不為同即知其所以同所以異矣無事辯矣若曰予好豈敢云然康熙歲次庚戌

正陽月西陰菴張志聰書于崑池之花蘭

王琦跋曰聞之香老自順治至康熙之初四十年間外郡人稱武林為醫藪蓋其時盧君晉公以禪理參證醫理治奇疾輒效名動一時曠君隱菴繼之而起名與相埒構侶山堂招同學友生及諸門弟子講論其中參考經論之同異而辨其是非于是談軒岐之學者咸向往于兩君之門稱極盛焉兩君所著書皆堪傳世張氏所輯者俱已授梓行世甫及百稔流傳日少其針灸秘傳及侶山堂類辨二種已難得購余尋之有年始得類辨一種觀其準古衡今析疑糾謬足為後學規矩準繩亟為重梓以廣其傳後之學者苟以此為指南庶

能得正道而由之寧有岐路之迷邪徑之誤哉隱菴初為糧道書吏糧道患癘閉諸醫用藥皆罔效或薦隱菴隱菴以補中益氣湯投之一劑而愈或問之曰人治以降利之藥而不效子易以升提之藥而效其理守在隱菴曰公不見夫水注子乎閉其上而倒懸之點滴不能下也去其上之閉而水自通流非其法耶今閱編中所釋將欲下之必先舉之而引輓轡之繩以喻正是此理人能以此法觸類而通之醫法固無盡藏哉茲事余益聞之黃君觀石者如是近又聞張君東扶言盧晉公事糧道患內閉溺不得下勢甚亟諸醫皆束手晉公先生以人參麻黃各一兩定劑諸醫囁噤不敢謂是糧道

不疑而飲其藥不踰時溺下糧道喜以千金贈晉公與予前
所聞者異辭予意慮張二君所治各一當事而傳者均屬之
糧道致有異同之疑耳黃張二友皆非妄言者故並紀之以
為治癰閉之法并以證此帙中名言精理所蘊不少人當殫
思細參以收其益慎毋視為淺近而忽之也乾隆己丑三月
五日戊子香山老人王琦跋

高氏世杖醫學真傳

一卷

存

王嘉嗣序曰醫之道矣起乎造物以正氣生人而不能無夫

札疫癘之患故復假諸物性之相輔相制者以為補救
而寄其權于醫大可使壽弱可使強病可使痊困可使
起醫實代天生人參其功而平其憾者也邇自農皇肇
起辨草木以著藥性軒岐繼作明陰陽以著內經至漢
末篤生張仲景先師上承農軒之理著平病雜病兩論
率皆倡明正學以垂醫統仲師既沒而經論之道遂失
其傳舛謬紛紜靡所止極甚且家自為書人自為學世之
所以賴有醫者反不若無醫之為愈每為曠覽痛嘗病
之我士宗夫子性靈獨異學識超羣註釋經論既已垂
大道而正其傳暇日集羣弟子往復論難提命之下及

門手錄顏曰醫學真傳其間陰陽血氣藏府經絡與夫五運六氣之理凡前聖所及含未剖者闡著靡遺而諸書所表章未備者迄無餘蘊洵足補救斯人而為功于造物其所係豈淺鮮哉嗣等彙集成帙摘其要者擇以問世皆知醫之傳有其真而學以不偽是誠救夫子扶挽斯道之志也夫昔康熙己卯之春錢唐王嘉嗣子佳敬題

陸氏以醫林口譜

海寧續目二卷

未見

醫案

海寧續目一卷

未見

醫林新論

未見

按右見于張氏醫通引用書目海寧續目有醫論十篇

豈同書歟

汪氏昂醫方集解

三卷

存

自序曰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夫仁爲心性之學尚不可以無方况乎百家衆藝可以無方而能善此乎諸藝之中醫爲尤重以其爲生人之目命而聖人之所以慎者也竊嘗思之凡病必有症症者證也有斯病必形斯候者也證必有脈脈者藏府經絡寒熱虛實所由分也有與證相符者有與證不相符者必參驗之而後可施治者也察脈辨證而方立焉方者一定不可易之名有是病者必主是藥非可移游彼此用之爲嘗試者也方之祖始于仲景後人觸類擴而充之不可計殫然皆不能越仲景之範圍蓋前人作法後人因焉創始者難爲方後起者易爲功取古人已驗之成規

而斟酌用之爲効不既易乎然而執方醫病而病不能瘳或反以殺人者又何以說焉則以脈證未辨藥性未明惑于似而反失其真知有方而不知方之解故也方之有解始于成無已無已慨仲景之書後人罕識爰取傷寒論而訓詁之詮症釋方使觀者有所循入誠哉仲景之功臣而後覽之先道才美厥後名賢輩出謂當踵事增華折微闡奧使古方時方大明于世寧不愉快夫何著方者日益多註方者不再見豈金鍼不度歟抑工于醫者未必工于文詞不能達意遂置而不講歟迄明始有吳鶴皋之醫方考文義清疎同人膾炙是以梨棗再易豈爲空谷足音故見之而易喜歟然吳氏但一

家之言其于致遠鉤深或未徹盡茲特博採廣搜網羅群書
精窮蘊奧或同或異各存所見以備參稽使探寶者不止一
藏嘗昂者不僅一嚮幾病者觀之得以印證用者據之不致
徑庭寧非衛生之一助歟或曰善師者不陳得魚者忘筌運
用之妙在于一心何以方為余曰般倥不棄規矩師曠不廢
六律夫易之為書變動不居然亦有變易不易二義故曰著
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卦誠方矣豈方智之中遂無
圓神之妙也哉吾願讀吾書者取是方而圓用之斯真為得
方之解也已康熙壬戌歲陽月休寧詔菴汪昂題

醫方湯頭歌括

一卷

存

李氏 文來 醫鑑

十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李文來編文來字昌期婺源人初休
寧汪桓作醫方集解本草備要二書澄顯易明順行於世康
熙丙子文來撮合兩書條分縷析分類排纂以成是書名曰
李氏醫鑑實則汪氏書也又以雜證及傷寒有未備者更輯
為續補二卷末附桓所作三焦命門辨一篇稱醫鑑成請正

於桓詳校差謾王成完璧更役以是編附刻卷末則文來輯是書時桓尚無恙與所手定無異矣

按著醫方集解本草備要者汪桓之兄昂也提要何以相混若此

醫鑑續補

二卷

未見

尤氏乘壽世書編

二卷

存

徐氏人鳳醫方指南

十卷

存

陳氏士鐸石室秘錄

六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陳士鐸撰士鐸字處公山陰人是書託名岐伯所傳張機華佗等所發明雷公所增補凡分一百二十八法議論詭異所列之方多不經見稱康熙丁卯遇岐伯諸人於京都親受其法前有岐伯序自題中清殿下宮宣

秘錄無上天大帝真君又有張機序自題廣慈真人方術家
因多依託然未有怪妄至此者亦拙於作偽矣

辨證錄

十四卷

存

自序曰丁卯秋余客燕市黃菊初開懷人自遠忽聞剝啄聲
啓扉迺之見二老者衣冠偉甚余奇之載拜問曰先生何方
來得毋有奇聞誨鐸乎二老者曰聞君好醫特來辨難耳余
謝不敏二老者曰君擅著作才不著書君自雄顧咕咕時藝
竊耻之余壯其言乃尚論靈素諸書辨脈辨證多非世間語

何

余益奇之數共晨夕遂盡聞緒論閱五月別去訓鐸曰今而
後君可出而著書矣鐸退而記憶合以所試方日書數則又
乃成帙夫醫道之難也不辨脈罔識脈之微不辨證罔識證
之變今世人習診者亦甚多矣言人人殊究不得其指歸似
宜辨脈不必辨證也雖然辨脈難知不若辨證易知也古雖
有從脈不從證之文畢竟從脈者少從證者眾且證亦不易
辨也今人所共知者必不辨也古人所已言者不必辨也必
取今人之所不敢言與古人之所未及言者而暢辨之論其
證之所必有非詭其理之所或無乍聞之而奇徐思之而實
未奇也客曰布帛菽粟可以活人安在談醫之必奇乎余謝

之曰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治人之理實奇也日服之而不
 知其何以溫日食之而不知其何以飽致使其理之彰可采
 鐸之辨證猶談布帛菽粟之理耳客又笑曰君辨理奇矣已
 足顯著作之才矣必託仙以銜奇耶鐸尼山之弟子也敢輕
 言著作乎聞二先生教亦述之而已矣何必諱其非仙哉仙
 不必諱而必謂見書非迹也得欺世以銜奇乎書非銜奇而
 仍以奇聞名者以鐸聞二先生之教不過五閱月身數十萬
 言盡記憶無忘迹之成性是則可奇者乎豈矜世以銜奇哉
 山陰陳士鐸敬之甫別號遠公又號朱華子題於大雅堂

李氏用粹證治彙補

八卷

存

自序畧曰古人之說各有一長取其所長合為全璧先聖後
 聖其揆一也然庶徵萬卷恐多歧亡羊專執一說是守株待
 兔不若內遵經旨外律諸家者為當耳于是不揣孤陋取古
 人書而彙集之刪其繁而存其要補其缺而正其偏每證列
 成一章每章分為數節其間首述靈素示尊經也下註書曰
 傳道統也冠以大意提綱領也贅以管見補遺畧也稿凡三
 易輯成數卷顏其端曰證治彙補蓋欲以彙合古人之精意
 而補古人之未備也大概此集編次法即為臨證審治法先

以病因詳標本也次以外候察病狀也次條目審經絡也次辨證決疑似也次脈象憑折衷也次治法調虛實也次劫法垂奇方也次用藥指入門也續以附證博學問也終以方劑與繩墨也每證之中首尾編次皆列為十事如是而大綱畢備條理井然合其章句前後相貫分其節目次第成章庶幾流覽誦讀無大繁太簡之弊俾賢智者俯而就之即不及者亦政而致之是或繼往開來之一助耳但病機變化誠難盡於紙上陳言證治玄融豈易罄夫心中妙理乎才末學彙集少文是知規矩不足盡匠氏之功鼓率無以喻射者之智彼臨機應變必發神聖通心舉錯合宜方為化工在予斯實望

於世之君子昔康熙丁卯孟冬上澣申江李用粹修之氏題

劉氏曉濟人寶笈

二卷

存

王氏宏翰醫學原始

九卷

存

自序曰蓋聞憂於道者神清精於學者靡暇是以學問之原須應致知格物而格學之功莫不有機焉余少苦志業儒因慕古人有言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然良醫豈易言哉上知天

文氣運之變化下達地理萬物之質性中明人事情欲之乘
克度幾醫學之原在於斯矣愚雖不敢每思人之性命於天
而本來之原務須明確不致貿貿坐度於是從師討究博訪
異人而軒岐叔和仲景東垣河間諸家及天文坤輿性學等
書羅核詳攷而天地造化之理五運六氣之變遷人身氣血
之盈虛藏府經絡之病機悉皆參論至於人之受命本末最
爲關切先儒雖有諄諄之論今儒務未置而不講雖有論者
似多遠儒近釋大醫大儒道無二理亦豈憤憤乎愚慨性命
之學不明今而幸聞九究確而得於心者不敢私秘首立元
神元質一說明人道之生機上帝賦畀之本原一燭了然不

使誘入修煉旁門之悞次論受形男女之分別知受賦立命
之原命既立矣而元質生機原係四元行締結資飲食而成
四液歸四液以發知覺而五官四司得以涉記明暗至寤寐
睡夢前人論而不確或言夢乃魂出而成殊不知魂合身生
魂離身死豈有魂遊于萬里之外而一喚即歸醒之理乎又
道家託言出神遠遊虛幻妄誕之說俱經分晰理明人五藏
六府其中各有胎生之原病如心藏弱筋弱小者心脆心脆
則善病消痺熱中肺藏合脈張脇者肺下肺下則善肋下痛
醫逢此證若不胸有靈素何以知其原又醫不知經絡猶夜
行無燭是以一藏一府之下詳論經絡脈穴起止病原分別

每經正側細圖致內照灼然及奇經八脈之奧亦並陳繼至
周身俞穴主病針灸神瀉之法俱經詳悉而引經用藥之理
靡不由斯凡音賢與儒說不出於醫而有關於性旨者亦辯
悉而著之間以不揣之愚附管窺以綴其中皆出乎性學之
實理不敢以意為度也使學者知變化曲折之深得探性命
之原亦未必不於是而得之豈止醫道云乎哉付諸梨棗以
公於世若當吾世有高明之彦積乎學之深而更得其淵源
為余意之所未及者猶幸而望其教我以教天下者也康熙
二十七年端月下浣雲間浩然子王宏翰自撰

病機洞垣

未見

按右見于吳縣志

程氏履新易簡方論

六卷

存

引曰嘗讀內經妙義如牟尼珠活活潑潑莫可端倪自非上
智之士鮮能晰其精微降至漢末張長沙慨其誤人悞汝于
傷寒者十常八九于是著傷寒論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十
三方方方俱有妙義自非登堂入室者鮮能用之自茲以往
方書日多汗牛充棟不可勝計習醫者亦滿天下不可勝計



予不可勝計之中求其良者什一庸者什九良者自能晰內
經之精微究天下之秘奧施利濟于無窮也庸者示以傷寒
方法茫無所從雖長沙之堂尚不易升而况欲入靈素之室
乎予是庸淺之流憚經論深奧莫能窺測乃率以方授受問
症檢方習以為常若強語以精微經論反冰炭而不相投不
若因時俗習尚之常而發明其應否之議是余不得已之苦
心也若夫沈痾痼疾傷寒痘疹良醫親視望聞問切猶恐疑
難豈可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變故不敢載茲但取尋常
易識之症和平穩安之方參以昔賢斟酌之論俾山陬海隅
求良醫而不速得開卷檢方折衷其論而自藥焉不致為庸

妄所悞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由易知易從之方而論
之編為六卷題其端曰易簡方論皆述前賢遺意非敢妄添
蛇足也古云用古方治今病譬如折舊料蓋新房不經良工
之手不易成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又望于後之君子若
夫尚論千古未張孫而本軒岐方群方面優經論則孟子所
謂遊于聖人之門者安用夫斯編之贅耶

醫籍考卷六十四

醫籍考卷六十五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 四十三

馮氏北張錦囊秘錄

二十卷

存

自序曰大哉醫道之不可不知也慎哉醫道之不可不深知也人不知醫則養生之道何以明良相之心何以濟然知之而不深其患尤甚病有虛虛實實之變法有正治從治標本攻補先後之宜識認不清龍雷者治作實火中空者治從內

餘血虛作楚治作風邪外束火冒頭疼治作太陽受寒腎虛
作瀉治作脾胃內傷燥溢膈噎治作痰火鬱滯無根脫氣上
衝治作有餘消導腎虛奔豚遊痛治作血塊峻攻以至脾虛
困倦之瘧疾誤爲肝強而削代勞傷虛襲之微邪誤爲傷寒
而重踈困倦內傷之微滯誤爲傷食而重攻且外微熱而裏
和思食少少進食何妨因微熱而嚴禁之每多餓死之冤表
氣虛而畏寒怕風微微養衛最宜疑外感而慮汗之尚有亡
陽之歎不顧本而徒顧標標未盡而本先拔縱標盡而何功
不切脈而惟問候候有誤而脈無虛候若異而何據守千古
以上之成方奈千古以下之人病情不合讀萬載流傳之證

論嗟萬載流傳以下厚薄迥殊李厚者何妨忘本攻邪李淺
者理宜顧主逐客凡此種種察治稍乖安危頓異豈不難哉
况男婦之治不同少長之候有別先哲云寧治十男子莫治
一婦人寧治十婦人莫治一小兒蓋言其診治之更難也何
則凡治病有望聞問切四法若嬰孩一見生人定聲啼色變
若是則聲不得其平色不得其正而望聞之法廢矣饑飽未
知痛癢莫曉欲問其所苦詢其所由莫得一二且脈氣未全
未固嬉戲之餘脈因而動寧息之際脈因而靜則問切之法
又廢矣四法既廢察治實難自非受治精微闡明至理視於
無形者安得臨證別有一種玄機洞見五內而極得心應手

二千六百四
之樂口不能言之妙哉張自業醫以來日之兢兢常思人命最重所任匪輕况寄蜉蝣於六合得天地好生之德以有生敢不體天地好生之德以濟人奈資稟庸拙不學心聲徒懷濟世之至誠深愧測海之淺見然要之見雖淺而念則誠計唯圖盡吾心而已是殫心課纂雜證大小合參痘疹全集內經纂要藥性合參以及外科外科脈訣諸書計共二十餘篇凡歷三十載而始竣自今聖天子道德性成萬庶均歌堯舜慈愛念切群黎通頒義黃奈張衰老殘疾既不能少効蟻力敢不復仰體天心謹掎野人管籥之見少佐醫林大學之觀惟冀高明愛我摘具疵而明教之幸甚皆康熙歲次甲戌夏

六月既望後學馮兆張謹識

張氏醫通

十六卷

存

自序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道之興廢靡不由風俗之變通非達道人不能達權通變以挽風俗之墮弊也今夫醫道之變至再至三豈特一而已哉余生萬曆丁巳於時風俗雖漓古道未泯業是道者各擅專科未嘗混廁而治也甲申世變黎庶奔亡流離困苦中病不擇醫醫隨應請道之一變自此而始當是時也芑芑子遺託跡靈威丈人之故墟

賴有醫藥種樹之書消磨歲月因循十有餘載身同飽絮以
 著書自娛歲已亥賦歸故園篋中輯得方書一通因名醫歸
 大都昭合準繩其間彙集往古傳習諸篇多有不能暢發其
 義者次第以近代名言易之草創甫成同人速予搜採自揣
 多所未愜難以示人僅以傷寒續緒二論先行問世頗蒙宇
 內領之士寅已來儒林上達每多降志於醫醫林好尚之士
 日漸聲氣交通便得名譟一時於是騰風大振比戶皆醫此
 道之再變也嗟予固陋不能與世推移應接物而外時與
 先聖晤對一堂無異手提面命逾年已來類充羊牯稿凡十
 易惜乎數奇不偶曩因趨赴孝伯耿公之招携至雲川公署

失去目科一門先是內姪顧惠吉持去痘疹一冊久假不歸
 竟成烏有知機不偶已將殘編置之高閣無復行世之心矣
 近聞懸壺之士與壘簾之侶互參恒德之術聖門之教無違
 炎黃之德不顯道之三變匪特自今吾於志學之年留心是
 道迄今桑榆入望歷世頗多每思物壯則老時盛必衰欲挽
 風俗之墮弊寧辭筆削之罪知因是仍將宿昔所述之言從
 頭檢點爰命俾兒補輯目科治例志兒參入痘疹心傳足成
 全編易以通名標諸藏額書未竟適逢客至隨手閣函而語
 曰在昔韓氏醫通名世已久子亦以是名得無名實相混之
 慮乎予謂不然吾聞元氏集名長慶白氏之集亦名長慶二

集並驅後世未嘗因名混實必拘拘於是耶各完爾而退
遂以醫通定名迨夫三變之術法外之法非可言語形容也
康熙乙亥季夏石頑張璐時年七十有九

四庫全書提要曰張氏醫通十六卷國朝張璐撰璐字路玉
號石頑吳江人是取歷代名家名論彙次成編門類先後悉
依玉肯堂證治準繩方藥主治多本薛己醫案張外賓景岳
全書而以己意參定之凡古來相傳之說稍有晦滯者皆削
不錄其辭氣未暢者皆潤色發揮務闡其意康熙乙酉聖祖
仁皇帝南巡璐子以柔以璐所著本經逢原診宗三味傷寒
續緒論及此書彙輯恭進得旨留覽考璐自序是書初為醫

歸未及刊行佚其目科痘疹二冊晚年命其子以俾重修目
科治例以柔重輯痘疹心傳補成完帙改題此名時韓氏醫
通已行於世璐書名與相複自序謂元氏集名長慶白氏
集亦名長慶未嘗混也今刊氏題張氏醫通蓋亦別於韓氏
云

鄭氏兼山論證瑣言

未見

尤侗鄭兼山墓表畧曰鄭之先昉自宋武顯大夫扈蹕南
渡賜田松陵子孫留外家李氏帶下醫七世祖海官太醫承
事即始卜居長洲之吉田里門前纍卷石為小園至今稱僻

山鄭氏而其子孫亦世以山為號云以予所見有保御三山
 公君之祖也孝子香山君之父也昔太倉吳梅村祭酒嘗表
 保御之墓而為孝子誌銘述其行誼甚詳可謂信而有徵矣
 君之少也攻經生家言以早失怙恃未遑卒業卒習保御之
 傳保御為醫有大名于三吳不減古之秦越人太倉公以孝
 子之歿未有替人君乃蹶然代興家聲賴以不墜是保御之
 有君猶康成之有小同也君孝子所自出襁抱于君昭伯為
 後嚴孺人其節母也君入則奉節母之養出則承孝子之教
 保御左提而右挈之一門之內訢訢如也君族祖桐菴先生
 以名孝廉隱居教授君執經問業多所發覆先生雅器重之

後雖折胸手不釋卷嘗以所受書教其子燁中夜為講高真
 條委甚悉君故醫而儒也至其考究難經素問金匱禁方保
 御未嘗數數然有所指授也而君宿惠妙解以意得之雖
 遇疑疾投之輒愈居恒記其所驗治者一歲幾何更僕難
 數有如淳于意之對文帝者所著書有論證瑣言及先天
 水火廣嗣諸論其亦太史公所謂守數精明修序弗易者乎

良齋倦菴

按將示吉醫宗說約參閱姓氏有鄭梅兼山

吳氏仲朗醫驗遺書

未見

方象瑛序曰內文仲明先生生世嘗文行藉藉序問非業
 醫者比也先世廉憲公精醫經術父比部公繼之皆以施方
 濟物為志翁習聞家學綜群書而神明之蓋殫心者三十年
 矣翁之言曰儒者之醫先明氣運啓禎之際人體多熱宜用
 清涼也今以來人性多寒宜用溫補且服熱而誤十可救九
 服寒而誤百無一生故其按脈製方不必與證對而施治之
 要惟以培元氣固脾土為本蓋土者五行之母氣者諸陽之
 總母壯則子盛陽生則陰長持論有最精者時醫莫不心誹
 之然翁施治立應全活歲數百人或者謂翁生平所用率本
 理中異功而權衡之得無偏於燥烈而不知非偏也予嘗見

而

其白痢用芩連赤痢用姜桂目疾宜寒寒而參附奏功胎產
 宜溫寒右膏獲効神明變化初非執一道以為功蓋意不
 前定以理之所存為意此乃所以善用其意也翁初未嘗著
 書乙巳過予視痘疹勸其立說垂世始彙生平治驗冠以論
 辨甫及半而歿終十八篇危難雜證尚未屬草而神明變化
 之用大略可以類推使稍假以年振襲曠而起大拙豈淺鮮
 哉雖然趙拾讀父書而喪師荆公用周禮以亂宋天下之事
 莫不皆然徒守翁遺編而不能神明其參附之誤與庸醫等
 耳吾子得起翁九原而與之謀利濟哉 留書採珍集

郭氏看世傳詩拾靈方

未見

自序畧曰予家自宋南渡以牡丹仙方得賜國姓稱趙聖
 今代有名醫其方多所施驗余弱冠負病喜攻方術每稿聞
 宗黨諸長老之言及博攷張劉李朱四先生之論為之析同
 異極變化未所為一證一方以立權度于萬世蓋益嘆窮理
 之難而思簡方之便之不易易也因出家藏秘本詩括靈方
 手自參較梓以行世復于原方首末備書治病主用診候脈
 證藥味君臣詳悉靡遺殆將以昭先業示來學既不詭于素
 難二書復易通示 虹映堂集

錢氏煌醫學辨謬

未見

姚際恒曰吾友桐鄉錢曉城煌著有醫學辨謬一書分別仲
 景書之真偽兼論醫家源流雖議論不無過高使世俗驚駭
 然理自不可易誠為醫家獨開生面者也今其書藏于家
 古今偽書考

景氏曰時嵩崖尊生書

十五卷

存

弁言曰予自卅用時治周易稍長以先孺人寢疾從事岐黃
 之學又數年讀難經本義已而讀內經靈樞素問諸篇恍然

於醫易之同原也。今天地間不過此陰陽動靜之理。消長變化之機。在天地與人身。原無二致。乾坤之闔闢。即人身之呼吸。晝夜之潮汐。即人身之脈息。故內經言五運六氣。而民病因之。夫易以道陰陽。伏羲八卦。分兩儀之體象。文王八卦。明五行之精微。對待流行。交感錯綜。凡天地間之有形有氣。有體有質。其變化不測。盡之矣。乾盡於午。坤盡於子。當二至之會。為天地之中。而左右以判人身之左右。所以有升有降也。離盡於卯。坎盡於酉。當二分之中。為陰陽之半。而上下以分人身之上下。所以別清別濁也。圓圖象天。其陽在東南。故天不足西北。人身之耳目。所以左明於右也。方圖類地。其剛

在西北。故地不滿東南。人身之手足。所以右強於左也。要之人身之配天地。不過此一陰一陽之道。而醫理之贊化。亦不過此為升為降之理。微陽宜養。而亢龍有悔。微陰宜惜。而堅冰可畏。所以陽極則熱。陰盛則寒。微者甚之。甚者衰之。漸故上工不治已然。治未然也。宜降不宜升者。防剝之再進。宜升不宜降者。培復之始生。畏剝所從衰。須從觀始。求復之漸。進宜向臨行。蓋不易以之其體。而後變易。以致其用。不通變。不足以知常。不守常亦不足以達變。易醫之理。括於此矣。業醫者誠能融會內經合之四聖之書。則陰陽聚散。剝復消長。一以貫之。運一尋之。木轉萬斛之舟。撥一寸之機。發千鈞之

繁易危為安轉亂為治所謂天地好生之心聖賢仁孝之精也非窮理盡性格物致知不足與於此矣夫醫之有靈樞素問猶儒之有六經和緩慶意諸大家皆能窺見奧微昭合經旨故其書傳自內經不列于學官儒者存為小道為紳家無稱述之者一二粗工不過以家方書求糟粕為絕技故世人不死於病而死于醫亦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也余固研心有年畧見大意聊次其所及知及素所聞見者敘述為篇其於易醫同原之理或亦有一解云爾康熙丙子年八月既望嵩崖景日吟東陽氏識

四庫全書提要曰景日吟字東陽登封人康熙辛未進士官

至戶部侍郎史部地理類
存目說嵩註

亡名氏醫師秘笈

二卷

存

申贊皇序曰秘笈一書乃滇南雲州學博李君九莖之祖上發公作令山東聊城時有隱君子流寓其地為人治病多奇效乃父言恭公延之再三其人誓不入官衙後感其誠出是書以授曰讀此可以為良醫矣次日其人即去蓋隱者之秘笈也乾隆四十二年順寧太守佛尼勒捐資刻成余適遊宦滇南因得之余觀是書所言以太極陰陽河圖洛書先後天

之理闡素問靈樞難經金匱之旨發前人所未發實醫道之
根源而其脈證經藥又簡而明切而要誠渡世之寶筏也尚
志者勿忽諸

陳氏治證治大還

四十卷

存

李氏普雜證要訣

二卷

存

治痧要略

二卷

存

端木氏續醫學彙纂指南

八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右國朝端木續撰續字義標當途人是書
成於康熙丁亥摘取古今醫書萃成帙每病之下先詳脈
理次病因次現證次治法頗為明析惟於素問五運六氣拘
執過甚未免失於泥古又第七卷所列醫案惟載近人治驗
而古法一概不錄雖醫貴因時又不免局於目見矣

錢氏經驗丹方彙編

一卷

存

俞氏煥丹方類編

一卷

存

自序畧曰余嘗謂人生而無濟於人者君子之謂虛生苟徒
自為調攝而秘藏不以告人則黃帝岐伯之術何以流傳至
今而盧公扁鵲何以有不自醫之說哉故嘗與大兄兩姊仲
兄彥方精選藥料必製丸散若寸金丹催生丸及太乙靈膏

普施廣送毫不取其直此固遠邇所感知者然猶以為傳藥
不如傳方蓋傳藥則吾一家能辨而傳方則人人可辨也乃
網羅舊聞摭拾新編幾費採擇而後付剞劂將以布諸海內
俾遠邇僻壤之家咸得一目了然思所以預防而療治之以
無負余意其有未曾經驗者概不收录書既成仍顏之曰丹
方類編蓋吳門錢青榆先生舊有此書沈子懷玉曾為重梓
而徐子鎔與慕琛吳尚采諸公皆有序余往來原本不可得
倩友抄錄一通今踵刻多方另為開雕而仍用其名者不敢
忘其所自也且亦遂余稟遵庭訓與人為善之素志也故序
數言於簡端以告當世之閱是編者

周嗣序曰余不敏少所指授弗能爲良醫竊意濟人利物之事隨在可行居嘗與四方君子咨諏藥石又嘗周歷吳越諸邦所在延訪古先名手醫方若干彙爲一冊試之輒效用之通神私竊自喜藉此可以利物濟人矣比年秋謀付梓人流之於世適新安俞君曉園重刻經驗丹方類編余旣重樂此書之大有利濟於人物也余正重樂此書之適相浹洽於鄙衷也爰揀生平編集奇方一冊附刻於後夫故未敢專附於爲良之列亦用自托於一分存心之意云

劉氏閱名醫統管見

未見

孫氏偉經驗藏書

二卷

未見

良朋彙集

五卷

存

亡名氏序畧曰燕山孫子慷慨好義士也諱偉號望林今行
年七十有六自述幼因家寒父兄教以錢行糶米爲業頗不
原意留心方術施藥濟人年二十許涉歷江湖流寓楚之常
山賣藥數載思歸故里遂于崇文門內懸壺二十餘年每見

皇于黨代之王公大人延請招致，迨無虛日，後又進內院供
 事十四年，在方畧館，治恩授貴州關山鎮管驛，因年近古稀，
 隻身萬里，告職還里，有五十年行道所積之方，集成二卷，名
 曰經驗藏書，將版駝進京城，刷印三千餘部，行世，俾自說近
 日，又得許多奇方，可惜無傳，吳德先憫公之志，曰：新書之費
 幾何？首舉者屬余，為公前驅，同友中有情願相幫任如之大
 家，作此功德，故爾同一發心，刊刻藥書一部，五卷，分金木水
 火土各標，曰良朋彙集，此書不踪別書，不言脈理，不緒文法，
 皆大家與眾人所有經驗，應手家藏，海外異人，種種秘方，
 集成書，雖不能以理言動高明，用方救人，効在頃刻，雖隔山

一照其病，即靈用藥，無不効也，誠信然耳，燕山黃子聞其說，
 而嘉之，愚者勸良友劉子彙集古今方書脈理，經絡藥性病
 機，無不備載，名曰醫統，管見繕寫成書，死然如昨，撫舊帙而
 大息，感遺物而興懷，則於孫子是書也，知為濟物利人，登俗
 仁壽之至意云

吳氏世昌 奇方類編

二卷

存

董氏紀 正誼堂課餘

二卷

未見

鳳陽縣志曰董紀字仲修丹徒人幼多病於諸方書無不讀
病既愈醫亦精康熙末盧鳳道鮑鈞延至鳳陽遂占籍焉性
恬靜工書善寫菊著正誼堂課餘二卷論證九十三條經三
十年而後脫藁一時推重

蔡氏溥 狐白集

未見

醫統

未見

鳳陽縣志曰蔡溥字公濟善醫所著狐白集醫統藏於家

年八十四

沈氏國柱醫通

四十卷

未見

淳安縣志曰沈國柱字公任其先越之山陰人來寓邑東茶
坡徙居賦溪遂家焉國柱妙解經脈病必理其本處劑未過
數種或遵用古人傳方輒效然至其隨手之變則又自用我
徃徃以意之嘗取黃帝脈書為宗而旁引諸所論疏通證明
之著為醫書四十卷青溪診籍一卷有以病請不因冥晷曼
者為去留國朝雍正中嘗與鄉飲賓筵益亦今之越人也

。法

青溪診籍

一卷

未見

王氏納表醫方解

未見

按右見于建德縣志

趙氏世熙河洛醫宗

未見

按右見于嘉定縣志

汪氏光壽醫要

未見

唐大烈曰汪績功名光壽號學舟太學生屢試不售考授州同知遂業醫治病多奇中載在吳縣志及蘇州府醫藥志年五十六歲歿於康熙五十七年著有醫要若干卷未梓行世而同學多有傳抄為秘本者吳醫彙講

何氏鎮家傳集効方

二卷

存

濟生邃論

十八卷

未見

原病式

未見

梅石二書見于本草綱目必讀類纂

李氏延是醫學口訣

未見

梅石見于曝書亭集高士李君塔銘

年氏希堯集驗良方

六卷

存

自序曰予素不喜醫而性好覽方書凡河間東垣諸名家著作無不取而遍觀之而尤嗜集良方耳目所覩記友朋所傳說悉一一舉而錄之私之篋篋中間或遇病者則出以療之亦無不應試輒效由是愈益嗜之如是者三十年矣癸卯春宦游五嶺土地卑濕山川鬱蒸居斯土者徃徃以痲疾是慮廷尉梁君適觀察是邦因惠予集驗良方三卷予取而讀之見其論病則扶夫源用藥則歸于正凡病皆有方方皆已驗是誠萃河間東垣之精英而非世之承陋傳訛者可比心甚善之意欲廣刷千百本流布人間越半歲梁君晉秩廷評琴鶴北上板亦隨之度嶺此願竟未酬也甲辰長夏檢集叢殘

得舊錄方書一本其為梁君所刻者什之三未刻者什之七
恐其久而零落也因合梁君之書併而梓之以酬向日之願
刻既成將識其緣起因思大涅槃經新舊醫之說而深有
感焉夫舊醫新醫之所用者皆乳藥也當王之初病也新醫
禁舊醫之乳藥國中欲服者當斬其首而王病愈及王之復
病也新醫占玉病仍應服舊醫之乳藥而玉病亦愈夫舊醫
之治病也不辨風熱寒溫悉令服乳新醫之厲禁之宜也迨
王之熱病作也非乳不起而新醫之所以除病者即所禁舊
醫之乳藥而已今所刻諸方舊醫之乳藥也用者能神而明
之則在在皆為新醫之乳藥矣若捨舊醫之乳藥而欲別求

新醫之乳藥雖謂大自在天而求之豈可得耶因識其語于
簡端并以貽梁君以為何如也雍正二年夏五廣寧朱希堯
書於五羊官署

程氏因彭醫學心悟

五卷

存

自序曰古人有言病臥于牀者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是以
為人父子者不可以不知醫雖然醫豈易知乎哉知其淺而
不知其深猶未知也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猶未知也以卑鄙
管窺之見而自矜神良其差誤殆有甚焉予也多病每遇疾

則纏綿難愈因爾皓暗稽察潛心玩索者有年而四方未治者日益繁四方從游者日益衆然此衷常惴惴危懼凡書理有未貫徹者則晝夜追思恍然有悟卽援筆而識之歷今三十載殊覺此道精微思貴專一不容淺嘗者問津學貴沈潛不容浮躁者涉獵益以上奉君親中及僚友下逮卑幼性命攸關其操術不可不工其處心不可不慈其讀書明理不至於豁然大悟不止復作是書以教吾徒而名之曰醫學心悟益警之也然心悟者上達之機言傳者下學之要二三子讀是書而更加博覽群言沈思力索以造詣於精微之域則心如明鏡筆發春花於以拯救蒼生而藥無虛發方必有功仰

體天帝好生之德修護善提普救之念俾閭閻昌熾比戶安
和永杜夭札之傷咸登仁壽之域豈非業醫者所深快乎况
爲父者知此可以言慈爲子者知此可以言孝以之保身而
裕如以之利人而各足存之心則爲仁術見之事則爲慈祥
允吾道中所當景慕也二三子識之予曰望之昔雍正十年
孟春月吉旦天都普明子程國彭鍾齡自序

王氏子按絳雪園古方選註

三卷

存

自序曰嘗讀周禮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

養其病以五聲五氣五色。眊其生死歲終則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蓋至慎也。顧通其學實難。苟師心自用而不準乎古人之成法。患在不學。泥一成之法而欲強人之病以就其說。患在膠執。二者交議。具於醫道。日以復矣。余制舉之餘。從事於醫。力學者二十餘年。燃松繼晷。研尋古訓。所撰脈色本草傷寒雜病一書。自謂有得。這年逾五十始窺古聖賢文。累乃知從前急於著書。尚覺鹵莽深自愧悔。盡付之火。然立言明道之心。至老未能或忘。翅上古神農辨藥性。軒岐著靈素。伊尹巫咸作湯液。扁鵲解八十一難。皆醫中上聖。莫或儂焉。至東漢張仲景著書一十六卷。其傷寒論申明六經治病

之

採擇祖方。化成百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處方則一成而不易。用法則萬變而不滯。上紹軒黃。下開來哲。猶馬遷之於文。子美之於詩。平原之於書。可謂兼先聖之長。具醫學之集大成者乎。厥後唐王冰始有註釋。宋錢仲陽發議論。迄成無己。有方解。吳鶴皋有方攷。柯韻伯有名賢方論。國朝汪訖庵則集衆說而成註。迺相祖述。輔翼前人。厥功偉矣。獨於方之有矩法之有規。猶鮮有旁推交通者。夫用藥之道。等於用兵。廢孫吳之法。而曰我善為陣。我善為戰。烏合之衆。其不足為節制之師也。明矣。然車戰之制。虜瑄用之。而卒以致敗。則神明變化之用。終有未盡也。余不敢竊選古方之合於三方四

制十劑者爲之顯微闡幽申明其方之中矩法之中規圖素
有變約制有道治三焦則分大小之劑處銖兩則分多寡之
數其間辨五行之生化察天時之溫嚴審人事之陰陽虛實
與夫藥性之君臣佐使無不調而劑焉所謂運用之妙存於
一心皆古人未發之蘊而猶不敢參以臆說也蓋醫之精義
皆見於書顧世人習焉而不察耳因釐爲三卷上卷揭明仲
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二卷發明內科外科
瘍科幼科眼科及各科之方末附雜方藥性名曰古方選註
雖不敢謂有當立言之業然古人之書本可以不朽而余得
疏通推闡於後則質之古人或不至以余言爲繆鑿而於周

禮疾醫之旨殆亦有合也夫遂書之以爲序雍正十年九月
望後六日古吳王子持晉三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絳雪園古方選註三卷國朝王子持撰子
持字晉三長洲人自古集經方者不過註某圓某故主治某
證而已其兼論病源脈候者已不多見至於制方之意則未
有發明之者近始有醫方集解然所見較淺亦未盡窺運用
之本旨是書所選之方雖非秘異而其中加減之道錄兩之
宜君臣佐使之義皆推闡其所以然前有自序稱釐爲三
卷上卷獨明仲景一百一十三方三百九十七法中下二卷
發明內科外科婦科眼科及各科之方未附雜方藥性

以書按之則和寒溫汗吐下六劑及內科以下諸科上中下
三品本草俱各自為快不題卷數蓋其門人葉桂與蒙所
分非子孫之舊也今仍定為三卷以還其舊而得宜本草則
附於末焉

陶氏承熹惠直堂經驗方

四卷

存

自序曰昔倉公挾方術周行天下歷久而術益工方益多是
知治病不可無方而方尤不可不蓄之富也予髫年先大夫
之任彝吾適民苦疫病先大夫出篋中所藏輯效方三帙命

從兄慕莊按方製藥詳病施治無不應手而愈焉藥者如趨
市民賴存活不可數計予益信醫之不可無方也如是夫越
數年歸里復得外祖大來李公生平所集驗方若干卷一見
欣然如獲奇珍厥後每於見聞之餘偶得一方輒錄而藏焉
人或秘不與亦必多方搆求務期必得如是者幾二十年而
方略備往往集同志者修合施舍以為快歲甲寅客東粵以
所携膏丹藥濟人屢獲奇效王子啟玉見是書即欲梓之以
公世予因擇其藥味和平用有成驗者九百餘方分為四十
七門名之曰經驗方又取怪證急救救荒三門附於卷末以
備採用名之曰備急方共四卷計方一千有奇參九考訂凡

五越月書始成而王子已仙逝矣其友孫子聚五好義樂施
篤於交情慨然欲竟其志因為捐貲以付剞劂焉吁是書也
先外祖暨先大夫集之數十年之前而予復蒐羅博採靡舉
而試之至數十年之久時時以有志未逮為憂今孫子乃能
相與有成俾閱是書者遇病了然不啻取懷而予寧非予與
孫子之所大快耶雖然病有虛實陰陽方有溫涼補瀉故病
不一方方必對病古人因病立方今人以方凌病苟不詳審
病情揣摩方旨而用之倘有弗驗必咎立方之未善是有方
反不若無方矣豈予集方之心并孫子鑄之心哉所望於用
方之君子為之神明變化於其間也可雍正十二年歲次

甲寅冬至日會稽青山學士陶承燾

尤氏怡醫學讀書記

三卷

存

自序曰夫治病猶治國也治國者必審往古理亂之事迹與
正治之得失而後斟酌之以時酌之以勢而後從而因革之治
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機宜與治療之方法而後合之氣體
辨之方土而從而損益之蓋未有事不師古而有濟於今者
亦未有言之無文而能行之遠者予自弱冠即喜博涉醫學
自軒岐以迄近代諸書搜覽之下凡有所得或信或疑輒筆

諸簡雖所見未廣而日月既多卷帙遂成昔與西山修讀書
記謂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予之
是集即西山讀書記之意也執此以往亦可以應變無窮矣
飲鶴山人允怡識

徐大椿序曰文中子云醫者意也藥者滯也謂先通其意而
後用藥物以疏滯之也善哉言乎醫理在是矣而意之通實
難泥一成之見而欲強人之病以就吾說其患在固執好作
聰明而不窮究乎古人之成書是猶兵家之廢敵圍法吏之
廢律令也其患在不學由前之說在不能用意由後之說在
誤于用意夫然以不學之人與不通之識而又熾以伎同列

競名利之心以此用藥其不致抱薪而救火持水而投石者
幾何哉語云學書希貴學醫人貴益為此也尤君在涇讀書
好古士也而肆其力於醫於軒岐以下諸書靡所不寒暑穿
穴幾遍而以已意條貫之其間凡有所得筆之於書日月既
多卷帙略定辨五行之生剋察四氣之溫嚴審人事之陰陽
虛實與夫藥性之君臣佐使凡成書之沿誤者釐而正之古
人紛紜聚訟者折而衷之夫惟多讀古人之書斯能善用古
人之書不誤於用意亦不泥於用意於長沙氏之旨庶幾得
之可謂通其意者矣抑吾觀太史公之傳扁鵲也云長桑君
以禁方盡與之忽然不見後遂能生死人其說近於鬼物其

人不可再得而其傳淳于意也謂得禁方於公乘陽慶傳黃帝痛鵠脈書五色診病是多讀書而通於意者痛鵠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淳于意者斯可矣九君之學不知於古人何如然多讀書而通以意是聞古人之風而興起者由此書以治病尚不貽譏於人費也夫乾隆四年己未春三月松陵徐大椿壅胎記

醫學續記

一卷

存

靜香樓醫案

一卷
存

醫籍考卷六十五

醫籍考卷六十六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 四十四

高宗御定醫宗金鑑

九十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乾隆十四年奉敕撰首為訂正傷寒論註
十七卷次為訂正金匱要略註八卷蓋醫書之最古者無過
素問次則八十一難經然皆有論無方案素問有半夏湯
一二方然偶然及之
非其通例也其有論有方者自張機始講傷寒及雜證者亦以機

此二書為宗然傷寒論為諸醫所亂幾如爭大學之錯簡改本愈久而義愈晦病其說之大雜金匱要略雖不甚聚訟然註者罕所發明又病其說之不詳是以首訂二書糾譌補漏以標證治之正軌次為刪補名醫方論八卷輯醫方者往往僅題某丸某散治某病不知病狀相似者病本多殊古人論消息君臣佐使有其宜攻補緩急有其序或以相輔為用或以相制為功甚或以相激巧投而取效必明制方之意而後能詳審病源以進退加減故方論茲載也次為四脈舉訣一卷取崔紫虛脈訣參以內經闡虛實表裏之要紫虛者宋道士崔嘉彥之號也其書簡括而精密李時珍瀕湖脈學嘗

錄以弁首故茲亦取以為準次運氣要訣一卷闡素問五運六氣之理蓋運氣雖不可拘泥亦不可竟廢故次於診法次為諸科心法要訣五十四卷以盡雜證之變次為正骨心法要旨五卷則古有是術而自薛己正體類要以外無專門之書故補其遺皆有圖有說有歌訣俾學者既易為求又便誦習也自古以來惟宋代最重醫學然林億高保衡等校刊古書而已不能有所發明其官撰醫書如聖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或博而寡要或偏而失中均不能實裨於治療故聖濟總錄惟行節本而局方尤為朱震亨所攻此編仰體聖主仁育之心根據古義而能通其變參酌時宜而必求其

徵驗寒熱不執成見攻補無所偏施於以拯濟生民同登壽域涵濡培養之澤真無微之不至矣

沈氏懋官醫學要則

三卷

存

自序畧曰醫者理也意也實難言也天地之道雖大無非一理醫之治病惟能意會何所不通然理之玄奧難明而意會之微妙莫測是非易言也古之軒轅幻而聰慧長而神明懷聖人之資抱經緯之才忱黎庶之疾苦乃與岐伯等更相問難闡發玄微而作靈素一十八卷垂萬世不朽之弘慈閣億

兆生民之壽域第其道理淵深文辭雅奧非熟諳研求鮮有得其解者後有湯之伊尹秦越人漢之倉公張仲景魏之華佗晉之王叔和隋之巢元方唐有孫思邈王啓玄宋有錢乙龐安常金有成無己劉完素元有李東垣朱丹溪等諸賢踵起著述不可勝計未有不闡發經旨玄機而敢自創也惟高陽生自負高遠以大小腸之經絡與心肺相連配於寸口以肺同診三焦列於左尺以命門列於右尺而手厥陰膻中置之度外大乖經旨為後世之鄙矣愚心憤切故不揣鄙陋擇集內經最要者立為二十四要則為後學之規範並不敢背旨妄言希圖表異也幸高明者正之

何氏夢瑤醫編

七卷

存

自序曰文以載道醫雖小道亦道也則醫書亦載道之車也顧其文繁而義晦讀者卒未易得其指歸初學苦之瑤少多病失學於聖賢大道無所得雅不欲為浮靡之辭以貽虛車誦因念道之大者以治心其次以治身莊子曰人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醫所以治身也身死則心無所寄固小道中之大者差取少日所誦岐黃家言其其繁無疏其湮鬱參以己見泐為一書用以階梯初學非敢謂是載道之車欲使升

車者藉此以登如履礪石之身故以礪名編或曰方今景於昆園子作焦頭爛額者類矣人咸謂子非醫病實醫醫是書出其時醫之藥石數編當作砒予笑而不敢言乾隆十六年歲次辛未季春望日南海何夢瑤書于樂只堂

趙林隨序曰予友何君西池年三十八始成進士其成晚故得博通諸藝能醫尤其為嗜而專精者也然自其為諸生時即文名籍甚學士惠公稱爲南海明珠於是西池之見知於人者獨著於詩文餘技遂爲所掩已酉選拔策詢水利西池以醫喻娓娓且千古學士顧公亟賞之拔置第一予亦與選得讀其文然後知西池之旁通於醫而猶未悉其敏也西池

聯捷後尋觀政西粵歷宰義寧陽朔岑溪恩諸邑遷牧豫陽則又但以善政聞然其在恩恩也癘疫流行西池廣施方藥飲者輒起制府策公下其方於郡邑存治甚衆達陽民王洪病風年餘狂易多方投人梳火中焦爛無完膚傳以藥數日愈於是西池坐廳事呼伍伯縛王洪庭柱問洪且罵且歌州人聚觀如堵西池先威以刑令怖懼旋予湯液兩人持耳灌之有頃暴吐下其病遽先人咸驚爲神嗣是西池之醫遂稍稍著矣庚午夏予內子病兩月不少問諸醫皆束手已治未矣適西池請告歸里亟延診先後處大承氣白虎小柴胡數十劑效在桴鼓予謂西池諸醫皆言陽虛宜扶陽非參附

勿用子獨反之何也曰此非粗工所知且此輩每引易義動言扶陽抑陰夫易陽君子陰小人故當扶抑醫言陰陽但氣耳氣非正則邪正虛無論陰陽均當扶邪勝無論寒熱均當抑何得牽合惑人耶又曰溫補之說藉口春夏不識歸根復命四時皆生之理苟明亢害承制以尅爲生則大黃朴硝即回陽之上品故藥之補溫初無定名惟視病之寒熱以爲去取今不問何證概從溫補何異懲溺而群趨火坑不亦惑乎又曰醫有庸有點庸醫不知溫補之能殺人也以爲平穩而用之點醫知溫補之能殺人而人不怨以爲可以藏拙而用之於是景岳之徒徧天下而河間丹溪之學絕矣距邪閉正

吾能已乎西池之言若此然則西池之醫之著於天下必所
 繫固不少矣西池所輯醫書凡數種向欲梓以問世而不名
 一錢此編乃朋好所醵刻先行者工竣命予并其端予惟西
 池自序簡括精妙無可復益聊綴拾其言論案驗之未著於
 篇者告諸世使知西池之所長不獨在文章政事問而衆著
 之以嘉惠天下也是為序賜進士出身戴選知縣年眷同學
 弟趙林臨序

四庫全書提要曰何夢瑤字報之南海人雍正庚戌進士

廣和錄註

葉氏桂臨證指南醫案

十卷

存

華岫雲序畧曰吳閩葉氏晚年日記醫案辭簡理明悟起象
 外具審證則卓識絕倫處方則簡潔明淨案中評證方中氣
 味於理昭合能運古法而仍周以中規化新奇而仍折以中
 矩察其學識蓋先生固幻索穎絕之才衆所素稔然徒恃資
 敏若不具沈潛力學恐亦未易臻此神化也惜其醫案所得
 無多不過二三年間之遺快每細參玩終覺壅礙滿紙其於
 軒岐之學一如程朱之於孔孟深得夫道統之真傳者以此
 垂訓後人是即先生不朽之立言也故亟付剞劂以公諸世

至其一世之遺稿自有倍蓰於此箇中義理必更有不可思議者自必存在諸及門處什襲珍藏尚未輕以示人也然吾知卞氏之玉豐城之劍其精英瑞氣斷不至於泯沒自必終顯於世只在先後之間耳倘有見余是刻能悉將先生遺稿急續刻行世此豈非醫林中之大快事抑亦病家之大幸事也諒亦必有同志者余將翹企而望之因以為序

沈德潛葉香品傳曰君名桂字天士號香品先生自歛遺吳君少從師受經書暮歸君考陽生翁授以岐黃學年十四翁弃養君乃從翁門人朱君景專學為醫先生君即舉翁平日所教之君聞言即徹其蘊見出朱君上因有聞於時君察脈望

教

色聽聲為形言病之所在如見五藏癥結治方不執成見嘗云劑之寒溫視疾之涼熱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東垣論脾胃之火必務溫養習用參附丹後創陰虛火動之論又偏於寒涼嗣是宗丹後者多寒涼宗東垣者多溫養近之醫者茫無定識假兼備以悻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劑而無有成見蓋病有見證有變證有轉證必灼見其初終轉變胸有成竹而後施之以方否則以藥治藥實以人試藥也持論如是以是名著朝野即下至販夫鬻子遠至鄰省外服無不知有葉天士先生由其實至而名歸也居家敦倫紀內外修備交朋忠信人以事就高為剖析成敗

利鈍如決疾然洞中窺會以患難相告者傾囊拯之無所顧
藉君又不止以醫擅名者致年八十歸愚文鈔

四庫全書提要曰臨證指南醫案十卷國朝葉桂撰桂字天
士吳縣人以醫術名於世時然生平無所著述是編乃門人
取其方藥治驗分門別類集為一書附以論斷未必盡桂本
意也

種福堂公選良方

四卷

存

杜玉林序曰華與余家世為姻婭華君岫雲精通岐黃術常

存利濟救人之心孜孜不倦向慕吳門葉天士先生為當世
盧扁留心覓其醫案約計盈萬分門選刻共成十卷名曰臨
證指南已通行海宇矣壬申歲又將其續補醫案溫熱論與
平生所集數種經驗奇方刊以備救急其願甚誠忽於癸
秋謝世其方止刻十之二三半塗而廢見者咸為惋惜華君
好友岳君廷璋不忍腹視力勸徵蘇義高程榮兩君子授梓
完璧以公同志一日漢川程君來蜀出此編丐余作序予素
不知醫且當公務紛繁軍書旁午竟不暇及第展開一過了
然心目洵為青囊家不可缺一書即盧扁復起亦不能舍
是而別開窻奧倘於御阪僻壤證患奇難一時罕有良醫調

創備此查攷對證用藥之能起死回生功效匪淺慎勿以此
編易簡而忽諸

黃氏宮繡醫學求真錄

十六卷

未見

醫學求真錄總論

五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醫學求真錄總論五卷國朝黃宮繡撰宮繡
宜黃人是書成於乾隆庚午據其凡例稱嘗著醫學求真

錄十六卷別鈔具篇首總論勒為五卷以標明其宗旨議論
亦明白易解然不無臆說如論風土不齊而云西北人不可
溫補則未免膠柱而鼓瑟矣

徐氏大椿醫學源流論

二卷

存

自序曰醫小道也稽義也重任也賤工也古者大人之學將
以治天下國家使無一夫不被其澤甚者天地位而萬物
育斯學者之極功也若夫日救一人月治數病顧此則失彼
雖數十里之近不能兼及况乎不可治者又非能起死者而

使之生其道不已小子雖然古聖人之治病也通于天地之
 故究性命之原經絡藏府氣血骨脈洞然如見然後察其
 受病之由用藥以驅除而調劑之其中自有玄機妙悟不可
 得而言喻者蓋與造化相維其義不亦精乎道小則有志之
 士有所不屑為義精則無識之徒有所不能窺也人之所係
 莫大乎生死王公大人聖賢豪傑可以旋轉乾坤而不能保
 無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聽之醫者而生殺唯命矣夫
 一人係天下之重而天下所係之人其命又懸于醫者下而
 一國一家所係之人更無論矣其任不亦重乎而獨是其人
 者又非有爵祿道德之尊父兄師保之重既非世之所隆而

其人之自視亦不過為衣食口腹之計雖以一介之微呼之
 而立至其業不甚賤乎任重則托之者必得偉人工賤則業
 之者必無奇士所以勢出于相違而道因之易墜也余少時
 頗有志于窮經而肯同教人疾病連年死亡畧盡于是博覽
 方書寢食俱廢如是數年雖無生死肉骨之方實有尋本溯
 源之學九折臂而成醫至今尤信而竊慨唐宋以來無傷者
 為之振興視為下業遂巡失傳至理已失良法併亡怒為傷
 懷恐自今以往不復有生人之術不揣庸妄用敷厥言倘有
 所補所全者或不僅一人一世已乎乾隆丁丑秋七月洄溪
 徐大椿書於吳山之半松書屋

四庫全書提要曰醫學源流論二卷國朝徐大椿撰其大綱
凡七曰經絡藏府曰脈曰病曰藥曰治法曰書論曰古今分
子目九十有三持論多精鑿有據如謂病之名有萬而脈之
象不過數十種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參之又如病同人異之
辨兼證兼病之別亡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
死又有藥誤不即死藥性有今古變遷內經司天運氣之說
不可泥鍼灸之法失傳其說皆可取而人參論一篇涉獵醫
書論一篇尤深切著明至於有欲救俗醫之弊而矯枉過直
者有求勝古今之心而大言失實者故其論病則自岐黃以
外秦越人亦不免詆排其論方則自張機金匱要略傷寒論

之外孫思邈劉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駁詰於醫學中殆同
毛奇齡之說經然其切中庸醫之弊者不可廢也

蘭皇軌範

八卷

存

自序曰欲治病者必先識病之名能識病名而後求其病之
所由生知其所由生又當辨其生之因各不同而病狀所由
異然後考其治之之法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藥或病
名同而病因異或病因同而病證異則又各有主方各有主
藥千變萬化之中實有一定不移之法即或有加減出入而

紀律井然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自南陽夫子以後此道漸微六朝以降傳書絕少迨唐人外臺千金不過裒集古方未能原本內經精通病變然病名尚能確指藥味猶多精切自宋以還無非陰陽氣血寒熱補瀉諸膚廓籠統之談其一病之主方主藥茫然不曉亦間有分門之類先述病原後講治法其議論則雜亂無統其方藥則浮泛不經已如雲中見月霧裏看花仿佛想象而已至於近世則惟記通治之方數首藥名數十種以治萬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藥之各有專能中無定見隨心所憶姑且一試動輒誤人余深憫焉茲書之所由作也本內經以探其源次難經及金匱

口有

傷寒論以求其治其未備者則取六朝唐人之方以廣其法自宋以後諸家及諸軍方異訣擇其義有可推試多獲効者附焉古聖治病之法尚可復觀使學者有所持循不至傍徨無措至於推求原本仍當取內經金匱等全書潛心體認而後世之書亦當窮其流源撻其精華摘其繆誤而後此書之精意自能融會貫通而心有實獲則變化在我矣乾隆二十九年四月泃溪徐靈胎書

四庫全書提要曰蘭臺軌範八卷國朝徐大椿撰大椿持論以張機所傳為主謂為古之經方唐人所傳已有合有不合宋元以後則彌失古法故是編所錄病論惟取靈樞素問難

經金匱要略傷寒論隋巢元方病源唐孫思邈千金方王素
外臺秘要而止所錄諸方亦多取於諸書而宋以後方則採
其義有可推試多獲効者其去取最爲謹嚴每方之下多有
附註論配合之旨與施用之宜於疑似出入之間辨別尤悉
較諸家方書但云主治果證而不言其所以然者特爲精密
獨具天性好奇頗信服食之說故所註本草於久服延年之
論皆無所駁正而此書所列通治方中於千金方鍾乳粉和
劑局方玉霜圓之類金石燥烈之藥往往取之是其過中之
一弊觀是書者亦不可不知其所短焉

慎疾芻言

未見

徐大椿曰醫學絕傳邪說互出殺人之禍烈也故作慎疾

芻言徵士泗溪君自序

江氏之蘭醫津一笈

一卷

存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江之蘭撰之蘭字含徵歙縣人是書
凡十四篇每篇以內經數語爲主而分條疏論於其後

汪氏西齋瘧疴

未見

抗世駿序曰錢塘汪君西顯嘗古今瘧病之事為一書其目
有四曰原病曰徵痊曰紀事曰藝文屬抗子序其端曰瘧之
為疾疾之至奇者也若朏胸之有期若潮汐之不爽其信風
暑寒熱以人身為之囊橐而或者謂有鬼物以憑依之一以
為顛頂之不才子一以為宋司馬桓黠之二鬼者生既不得
齒於正人乃其既死之魂魄能為虐於君子而狡焉以逞度
亦理之所必無然其為是說者蓋已歷之數千百年之久避
之而得免嚇之而可愈斯說也吾疑信參焉既思凡疾之起
必中有不慎而後外物得而乘之瘧之病不足以殺人而實為
諸疾之緣起問曰曰瘧三日曰瘧曰寒曰溫曰痺曰牝傳則

為疫傷則為勞錮則為痞汪君徵前事以為鑒懲美吹盡不
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乎間嘗靜觀身世之交何莫不由斯道
也陰陽相薄冥暑代嬗剝復通變之幾寓其中矣一境而甘
苦分一日而憂樂半一事而榮辱并聞見層出天若物物儼
而配之者焉砭之以箴銘監史藥之以仁義道德沃之以詩
書禮樂是堯舜為之量刀圭而周孔調湯劑也類如二鬼者
且悻悻乎其辭避而何厥疾之弗瘳也歟汪子曰旨哉言乎
遂書於首簡道古堂集

吳氏儀治成方切用

十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吳儀洛撰儀洛字遵程海鹽人此書
 為其醫學述之第四種取古今成方一十三百餘首本經按
 證加以論斷卷首載內經一十二方第一卷至第十二卷每
 卷各有上下分治氣理血補養瀉固表散涌吐攻下消散和
 解表裏祛風祛寒消暑燥濕潤燥瀉火除痰殺蟲經帶胎產
 嬰孩癰瘍眼目救急凡二十四門卷末載勿藥元詮七十四
 條大旨謂古方不宜今用故所錄皆切於時用之方凡例於
 汪桓醫方集解頗有微詞然桓書淺略亦可無庸格擊也
 一源必徹

未見

按右見于本草從新序

沈氏金鰲雜病源流犀燭

三十卷

存

自序曰極天下能燭幽者犀之角而已角何能燭以犀性之
 通靈也犀之神力全注于角其通靈之性亦全聚于角是以
 燃之而幽無弗燭也夫人得天地最秀最靈之氣失其靈者
 私汨之身私汨其靈必是非莫辨矧能燭幽若是者吾于醫
 有感焉人之有病或感七情或淫六淫皮毛肌肉經絡藏府

受其邪即成病而病即發于皮毛肌肉經絡藏府之間故曰雜也雜者表裏易蒙寒熱易混虛實易淆陰陽易蔽紛錯錯出似是實非欲于易蒙易混易淆易蔽中確定為勿蒙勿混勿淆勿蔽之證非本通壅之性洞徹精微安能如犀之無幽弗燭秦越人視病洞見人藏府癖結能燭幽也能本通壅之性以燭乎至幽也夫醫何能盡如秦越人然切脈辨證就證合脈反覆推究從流溯源縱不能洞見癖結當必求昭悉于皮毛肌肉經絡藏府之間或為七情所傷或為六淫所犯知其由來當其變遷夫而後表裏不相蒙寒熱不相混虛實不相淆陰陽不相蔽悉皆通壅之為用也悉皆通壅之用原

于性生者也雖不燃犀莫翅幽之能燭乎亦何憂病之紛形錯出于皮毛肌肉經絡藏府間乎書既成因名之曰雜病源流犀燭乾隆癸巳清明前一日錫山沈金鰲草綠氏自書沈氏尊生書總序曰予自弱冠時讀左國史漢一人一事必究其詳知扁鵲倉公輩皆醫之神者其所以能神處務切求而根據之遂搜閱古人方書如靈樞素問等秩古奧質實直追漢魏可與史漢參論筆法乃益愛讀焉嗣是而後積數十年稽古之功徃徃兼習不廢得徧悉仲景以下諸名家或論傷寒或言雜病或明脈法或詳藥性分門別戶各有師承正如諸子百家流派不一而匯歸于是未嘗北轍南轅甚哉醫

之道大而深也蓋係人之生死凡治一證構一方用一藥在
 立法著書者非要于至精至當則遺悞後世被其害者必多
 在讀書用法者非審于至精至當則冒昧從事被其害者
 更多又況古人之書或譎議而無方或存方而畧證或闡脈
 而遺藥或論藥而置脈神明變化每紛見雜出于殘編剩簡
 中醫者以庸陋之姿膠執之見貪鄙之心相與從事甚且讀
 書而不通其義雖淺近之語亦謬解訛傳吾見其治一病必
 殺一人卽或有時偶中微倖得生在醫者并不知其所以然
 猶張目大言自据其功以爲非我莫治不亦可愧之甚矣示
 吾愧之吾又憫之因統會平日所讀方書研審其意理或採

前人之語或抒一己之見參互攷訂輯爲脈象統類一卷諸
 脈主病詩一卷雜病源流犀燭三十卷傷寒論綱目十八卷
 婦科玉尺六卷幼科釋誕六卷要藥分劑十卷共七種計共
 七十二卷總名之曰沈氏尊生書蓋以人之生至重必知其
 重而有以尊之度不至草菅人命也係以沈氏者以是書之
 作寔由予憫人生命思有以尊之而成故不妨直任爲己書
 也雖然沈氏尊人之生而成是書亦沈氏自藏之自閱之而
 已何敢表示於人自詡爲著述也哉特書以誌意

吳氏道源 痢證滙參

未見

吳道源曰余幼殫精舉業亦究心岐黃緣歷試不遇遂以方藥應世數十年來窮源竟委上採前賢之著述旁錄時人之議論成痢證匯彙一書材料切要序

董氏西園醫級

十卷

存

自序曰嘗聞宣聖云不登東山不知魯國之僅一片壤不登泰山不知天下之同一寰輿此固聖門喻道之高遠醫理亦無不然軒岐之道尚矣靈素遺文由陰陽消長之理以明四時六氣之有餘不及推五行之運以合聲色臭味之生剋制化

其於象藏之剛柔情氣之從來發病之因由病機之順逆莫不燦然具備其理一而其象紛繁其轍同而其變不測苟得一以自足淺嘗而妄試其不悞人者鮮矣夫學問之道不外行遠登高之義進一步有一步之優游歷一級有一級之憑眺登峯造極之見不能躡等而幾也張李劉朱其卓卓表著者也四家雖各自成家亦各由級而詣其極而始得羽翼軒岐指南後際他如越人淳于及張氏葛氏喻氏王氏薛氏輩奚啻數十家莫不各有發明昭茲來際是亦皆走趨之級也第編緝充棟立言未嘗不備每苦泛濫汪洋童年習之者皓首而不得其傳此由不能循級以登致多岐亡羊而無可把

握以故求道之士畏其艱於誦讀恒欲得一家宗之夫猶微
廣大之編豈一家之學所可竟耶余因嘗萃群書摘其要領
編章約句推原辨證即就證約方首集經典明論以示必需
之要次及傷寒以明傳變之機再詳雜病各科以備治法凡
各證之後申明治療大法諸義備詳方藥三卷脈訣一章併
附無問錄臆見一篇冀為後學啓蒙之階級聊取簡要易明
之意非敢以尺寸之守漫附於著作之林也第由是而幾之
其於高遠或庶幾矣錢塘董西園魏如謹書

無問錄

一卷

存

孫氏從添石芝醫話

未見

唐大烈曰孫慶增名從添號石芝常熟人遷居郡城封歲年
七十六歲歿於乾隆丁亥所遺石芝醫話吳醫彙講

沈氏果之醫學希賢錄

十卷

未見

唐大烈曰沈實夫名果之號橘園國學生輯醫學希賢錄
十卷未詳年四十七歲歿於乾隆乙巳吳醫彙講

李氏文淵齋

一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李文淵撰是編皆所制新方前自題云古方不能盡中後人之病後人不得盡泥古人之法故名曰得心錄凡十九方其款參膏四方案應補之證委曲調劑以他藥代之為貧不能具者計雖未必果能相代然其用志可尚也

黃氏元御四聖心源

十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黃元御撰四聖者黃帝岐伯秦越人張機也元御於素問靈樞難經傷寒論金匱玉函經五書已各為之解復融貫其旨以為此書其文極為博辯而詞勝於意者多

四聖懸樞

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黃元御撰是書謂寒疫溫疫瘧病疹病皆由於歲氣世皆以小兒之痘為胎毒非也若能因其將

發而急表散之則痘可以不出其說為宋以來所未有夫痘病之發每一時而遍及遠近且輕則大概皆輕重則大概皆重則謂之歲氣亦非無理然究由胎毒伏於內歲氣感於外相觸而發必謂不係胎毒何以小兒同感歲氣而未出痘者乃病痘已出痘者不病痘乎是又未可舉一廢百也

素靈微蘊

四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國朝黃元御撰其書以胎化藏象經脈營衛藏候五色五聲問法診法醫方為十篇又病解十六篇多

附以醫案其說詆訶歷代名醫無所不至以錢乙為悖謬以李杲為昏蒙以劉完素朱震亨為罪孽深重權髮難數可謂之善罵矣

亡名氏脈因證治

八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不著撰人名氏其書按四時氣候詳列諸病先脈次因次證次治頗有條理而分屬處未免牽強如霍亂泄瀉屬夏三月傷寒屬冬三月已為拘滯至於以癩狂驚癩痔漏脫肛分屬冬夏益為無說矣春三月之證分別真陰

元陰真陽元陽其意主先後天立說亦牽合不能不索元
朱震亨有脈因證治一書國朝喻昌嘗惜其不行說見所撰
寓意州是書卷首無序後有嘉禾石氏一跋稱岐黃家久奉
為枕秘因謫脫甚多借得藏書家善本校錄以即震亨之書
然所載各方如左歸丸右歸丸之類皆出自張氏復景岳全
書而亦以古方目之知其斷非震亨所著矣

秦氏之複證因脈治

未見

高鈞曰余原籍奉天先大夫參政京華遂居輦轂下四方醫
士雲集京師因聞天下名醫出在松江然多高隱未得來京

未獲親逢考究自辛卯春遷任吳閩得見雲間秦子皇士之
書名曰證因脈治施子宇瞻昆季所刻也證分外感內傷治
分經絡表裏就證以審因就因以審脈審治因嘆向聞松郡
多明醫是書果為壽世 傷寒大白序

劉氏 全四大家醫粹

未見

松峯醫話

未見

劉氏 兼錦濯西救急簡方

未見

按右見于劉嗣宗溫疫論類編序

唐氏大烈吳醫彙講

十卷

存

自序曰卑稽炎暉紀物首空本草之經雲瑞名官肇啓靈蘭之茂宗傳歷代各立家言派衍至今尤工蒐錄望南江氏有類案之編東逸羅君有彙粹之選惟淵源之有自斯紀述之多入矧吾吳文獻之知迺良醫蒼華之域韓門昆季擅虛扁之稱葛氏喬梓紹張劉之學新甫啓東竹子前朝之著述已繁生洲路王諸公聖代之闡揚亦夥印機草識元儀臨證之

慎重讀書記知在涇學業之深沈凡此各自成書出自諸家見地康熙時有過君繹之者哀集衆賢治案合鐫爲書名曰吳中醫案此又片善悉錄一藝必庸旁搜博採而成者也夫廣羅成効固以誌鄉先輩之典型而各抒論言亦以徵諸君子之詣力況乎精是業者高才不少明其理者卓識自多區采藏光非乏枕中之秘靈機妙緒詎鮮囊底之珍凡屬編藏可勝惋惜僕謹仿吳中醫案之舊帙更輯吳醫彙講之新編奧義顯詞統爲求教長篇短節並曰無拘苟步武之克追期當仁之不讓乃荷固志弗靳輝光共表深思互相賞勗或疏往訓既發覆而摘微或出心裁尤領新而標異詮玉版之秘

梁欣符麗澤之占索金匱之真言晉協蓋替之慶勿謂林方
三十獨推思貌得其奇須知肘后四編不惟抱朴窮其編縱
釀花為蜜未免書癖之譏而集腋成裘堪補藝林之闕乾隆
壬子仲秋長洲唐大烈立三氏書於問心草堂

武夷應道人秘傳諸病藥方

一卷

存

趙氏學敏醫林集腋

十六卷

未見

養素園傳信方

六卷

未見

按右見于彙刻書目

沈氏丹彩醫譜

未見

錢大昕序曰沈子丹彩吾邑世族少時棄去舉業獨究心醫
方五行士遁之術皆有神解又以為占筮之失止於不諳惟
方藥主於對病病之名同也而或感於外或傷於內或實而
宜瀉或虛而宜補疑似之間毫釐千里望醫貴人為禍尤烈